

1-JUN1935

請交換

柏文蔚題

# 國專月刊



◀ 第一卷 第三號 ▶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無錫國專修學校學生自治會發行

# 本 期 目 錄

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	陸修祜
中華民國文化史編首解題	顧惕生
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	王紹曾
管老莊墨孫申商韓學術異同論	盧景純
蕲漢親聞錄	章松齡沈初崔龍述
杜少陵朋輩考	卞敬業
胡文忠公語錄通論	崔一龍
嫦娥考	鄧長鳴
列子札記	張懷民
詩詞	馮振楊鐵夫等
國風社詩選	國風社
校聞	編者

孔雀翎	香 蜜	孔雀髓 二號	孔雀髓 大號
雀涎香 正號	雀涎香 副號	雀涎香 圓瓶	雀涎香 方瓶
雅香油 厚質生髮油	雅香油 厚質生髮油	玉 露 香水	銀 霜 爽身粉
雪 齒 甲種 牙膏	雪 齒 乙種 牙膏	鳳凰髓 香油	桂 林 生髮水
每打洋八元	每打洋九元六角	每打洋十元	每打洋十六元
每打洋六元	每打洋十二元	每打洋四元	每打洋六元五角
每打洋二元六角	每打洋十二元四角	每打洋十二元四角	每打洋十二元四角

上海江西路四五三孔雀化工社敬啓

電話一七七六六  
電報掛號七七六六

# 驚人消息！

## 兄弟攝影社 特別大貢獻

二寸美術照相六張洋六角贈十寸皇家  
味紙放大一張四寸摩登布紋紙四張一  
元贈一四寸皇家味紙放大一張

▲藝術照相 出門攝影  
▲精究放大 一律對折

如此便宜，何處竟得到？走遍全無錫，祇有**兄弟攝影社**一家，因為資格最老，技術最精，實事求是，有口皆碑；最近為酬答**學界起見**，特關畢業照，或投考照，定價格外比眾低廉，交件尤為迅速，請來一試便知！

◀地址無錫公園路電話八百九十一▶

# 唐蔚芝先生歷史概略

陸修祜

先生名文治。字蔚芝。別號茹經。江蘇太倉人。後遷居無錫。父諱受祺。里中稱若欽先生。積學篤行君子人也。先生幼聰穎。自命不凡。有必為聖賢之志。清光緒六年庚辰。遊於庠。從太史鎮洋王文貞公諱祖會學。公大奇之。授程朱性理學。勉以辨析義利。為天下第一等人。壬午。舉孝廉。闈墨出。江督左文襄公諱宗棠奇其文以年未弱冠。疑其陳文。索三場硃墨卷閱之。曰此必自作。且字跡一筆不苟。此子必有厚福。乙酉。入江陰南菁書院肄業。院長定海黃元向先生諱以周器賞之。授羣經學。先生乃溝通漢宋。於漢宗鄭君。於宋宗朱子。實事求是。不染名士虛夸習。博學詳說。而於周易禮記孝經四書。尤探索有心得。為文宗八家。擅摹六一主神。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用分戶部。主試常熟翁文恭公諱同龢得先生文。曰此必正人君子也。出閣後。延請先生課其曾姪孫之潤曾孫之康讀。丙申。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今稱外交部章京。先生研求時務。而於外交學尤極究心。評點萬國公法各國條約。及近代郭筠仙會憲薛叔耘諸家集。當甲午後。國勢愈弱。外人常有蔑視吾國之意。先生以為弱國無外交者。乃推諉之辭。遇事據理力爭。侃侃不屈。或以危辭聳聽。則笑曰畏啓蒙耶。吾一人任其罪可矣。浙江許文肅公諱景澄袁忠愍公諱和交口推重。庚子拳匪難作。率親避難京北平義分村。是秋許袁二公為匪黨擄陷。罹於難。先生累次哭江遂成目疾。辛丑。隨那侍郎諱爾奉使日本。壬寅。回山負子載大臣名辰奉使英國賀加冕禮。便道赴法比美日本各國考察政治。調先生參贊。歸途遇桐城吳擊甫先生諱汝倫於東京。相得極愜。縱談三晝夜。先生益深知桐城鄉宗派。而於文章性質陽剛陰柔之說。最能編緝其闕。調劑其偏。是時總理衙門改組外務部。先生屢補主事員外郎中。薦保知府。記名簡放。癸卯。設立商部。超擢商部右丞。旋升左丞。先生緣督商政。壹以通商情開商智合商力為宗旨。並訂商律定商勳。功尤著者。設立各省府縣商會。推及外埠。於是商民聞風興起。滬杭甬鐵路潮汕鐵路。棉紗火柴玻璃印書儀器織工造紙釀酒各公司。先後由商部奏准開辦。保商事業。次第設施。聲譽蒸蒸日上。而先生尤注重者。以為與商人交接。非廉潔不可。遇有以苞苴進者。輒怒斥之。昌言如敢以賄賂求差。必予嚴參。正色立朝。清明嚴肅。

諸僚屬爭自濯磨矣。丙午。授商部左侍郎。秋改商部爲農工商部。先生署理尙書。提倡益力。商民歌詠。冬。丁母胡太夫人憂。哀毀過甚。目疾寢深。丁未。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校校長。原名南洋公學。先是先生因路務議員事。與北洋大臣袁慰亭制軍諱世凱略有齟齬。至是見時局日非。遂奉封翁南歸。不復作出山之想。辦學以愛士爲先。講學以道德爲本。新時校中僅有鐵路工程班。先生擴充之。高其程度。並創設電機班。中國人士學電機由此始。星期日。親自教授經學國文。諄諄不倦。更以士氣疲茶。鍛鍊身體。急不容緩。故於軍國民教育。日進諸生而申儆之。勉以衛身衛家衛國。勿自菲薄云。初先生治理學。從平湖入手。篤守考亭家法。追閱歷世變。憬然曰。伊尹言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惟知覺善良。而後能靈警。能靈警而後能濟天下之變。吾國民知覺窒塞者。溺嗜欲。尙欺詐。不善良所致也。彼東鄰嘗用王學。致良知以強國矣。故居今講學。當以陽明之虛靈。補程朱之篤實。庶吾國民知覺由善良而靈警。開物成務。因應萬端。不至有所執滯。此紫陽陽明學術發微所由作也。至於訓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肫肫焉。懇懇焉。無微不至。講孝行惻隱動人處。學者每爲泣下。己酉兼任太倉中學校長。庚申。兼任蘇州存古學校總校。蘇省籌辦地方自治。江蘇士紳舉先生爲總理。辛亥。在吳淞時創商船學校。士子雲集。國變後。卜築於無錫之西溪。奉封翁遷居。嘯詠山水之間。自茲愈加韶晦。殫心著述矣。庚申。兼任無錫中學校長。秋辭去滬校校長。創設國學專修館於無錫惠山之麓。後易名國學專修學校先生任館長。親往授課。手訂學規。分經學史學理學文學政治學各科。而以相城姚氏合義理考據詞章三者爲正鵠。諄諄焉以聖賢豪傑事業勗諸生。且謂國勢浸危。學者先務之急。首在正人心救民命兩端。聞者感奮。嗣又廣聘宏碩。分任教授。有志來學者。如江漢之朝宗焉。比年以來。四方多故。每遇水旱饑饉。先生聞之。必咨嗟太息。甚至夜不成寐。壬子。辦太倉水災振。丙辰。辦湖南兵災振。己未。又辦太倉水災振。甲子。辦劉河兵災振。戊辰。助北方災官振。辛未。助陝西旱災振。壬申。辦太倉兵災振。甲戌助崇明水災振。嘗謂人生當彌天地之缺憾。百姓憔悴至此。救濟乃吾輩之天職。每誦朱子同安放振詩。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未嘗不潸焉出涕也。甲子。丁封翁憂。先生哀感百端。作蘇蕙哀百首。兩目俱眇。仍復講學不輟。計先後從遊受業者達四千五六百人。遍於海內。而工程人才爲尤夥。咸知道藝並重。相與砥礪行。

曰毋負先生之教。而國學之後髦。且方興未艾也。所著書已刊印者。十三經提綱。周易消息大義。尙書大義。洪範大義。詩經大義。禮記大義。論語大義。論語大義外篇。孝經大學中庸孟子大義。性理學大義。紫陽學術發微。陽明學術發微。國文大義。古人論文大義。國文陰陽剛柔大義。國文經緯貫通大義。初中國文讀本。茹經堂文集初編二編。茹經堂奏疏。自訂年譜。人格。國鑑。國箴。軍箴。待刊者茹經堂文集三編。性理學發微。蓄艾編。近思錄割記。思辨錄割記。靜坐真詮等三十餘種。甲戌。先生年

七十。及門諸弟子。相地於無錫之翠山。醴齊爲築茹經紀念堂。先生謙讓未遑。侯官陳石遺先生擬作壽序。先生固辭。乃爲作全書總序。其言曰。先生之道德學問事功。某知之稔。蓋叔孫穆子所謂三不朽。曾子固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先生以一身備之。蓋人第知先生經學文章。爲當代大師。而不知其理學之純粹。根乎天性。式乎人倫。更不知其政治學之體用兼賅。應世悉當。惜乎大用未久爾。然其耆年碩德。當如左文襄所言。後福正未可量。小子不敏。謹舉所見聞。揚榷陳之。不敢稍有溢美也。

## 中華民國文化史編首解題

顧惕生

### 一 何謂中華

何謂中華。此一問題也。可應之曰。以有東華。南華。中華。西華。北華。五者。皆兄弟姊妹之名詞也。擇其中者以統四方面名之，故曰中華也。今爲欲知此等名詞之來源。列表以明之如左：

中華 見蜀志諸葛亮傳注。及晉書天文志等。

東華 見謝莊太子元服表

南華 見莊子

西華 見雲笈七籤

北華 見漢書地理汝南郡

不第此也。尙有其兄弟姊妹之詞焉。曰中夏。曰中國。是也。而中夏者。亦以有東夏。南夏。中夏。西夏。北夏。五者。擇其中者而名之也。而中國者。亦有東國。南國。中國。西國。北國。五者。擇其中者而名之也。是亦可列表以明之。

中夏 見蜀志張裔傳

東夏 見左傳趙文子語

南夏 詩陳風株林篇夏南卽南夏

西夏 尙書惟尹躬先見於兩邑夏又見周書王會篇

北夏 北假即北夏魏天子傳

中國 詩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

東國 詩大東篇序

南國 詩小雅四月篇南國之紀

西國

北國 詩大雅韓奕篇奄受北國

昔伏羲畫八八之卦。作九九之數。即參伍以定中。儒

家禮記內則篇。男女六歲教之數與方名。今之人蠢鈍。同人道於牛馬。并此中華之中而亦不解。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謹按：中之造字。从一从口。於六書爲指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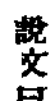
——即太極也。口同圓。——居中立極。以臨御周圍。故中者。天地四方之中央也。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廣十三年內則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明「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也。」中庸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此我中華中夏中國之所以名中者。於天地上下四方。居中以立極。宅中以圖大，有大勇無畏，歷劫不磨之真精神在。願我國人好自爲之而毋自誤也。

吾國古來種種用語。其有發韻連語者。有雙聲連語者

。例必兩字。然任舉其上一字。下一字。皆與連語之意義無少異也。故有散文而單舉一字者。有對文而聯舉二字者。堯典曰「蠻夷猾夏。」左氏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年皆其證也。而以吾國人生齒繁衍之速。化行之捷也。亦自稱曰諸華。書四年曰諸夏。周元年焉。譚案華夏者。雙聲疊韻連語字。今存先秦古籍不可考。始見三國魏

荀彧傳。屬古文尙書武成篇不足據。然而人類先有語言。後有文字。迨其見諸文字。此語言之由來。已不知經歷幾何年代也。古有赫胥氏。有華胥氏。華赫雙聲疊韻通用字。赫者赤色也。故華亦赤色也。如公西赤字赤可證。胥雅。夏。又皆通用字。說文云（正古文以爲時大正字又爲胥）有于榮辱之君子安稱即儒教屬之居夏而夏皆可證也則是赫胥即華胥也。即華夏也。伏羲之母曰華胥氏。蓋赫胥氏之苗裔也。而以轉被吾民族曰華夏。非不可能之事也。

考伏羲母華胥氏。居於華胥之渚。在今陝西藍田縣。生伏羲於成紀。在今甘肅秦州。昔今華山以西之地也。春秋時人之名夏者字曰西。如鄭公孫夏字西。是也。名西者字曰夏。如陳公子少西字夏。是也。而秦用西音。呂覽音初篇吳季札稱曰夏聲左氏傳二十九年比於鄭既東封禪檜之間。今河南鄭州而謂其故封在械林。今陝西涇陽縣者曰西鄭。以此



種種推測之。不能不謂今之華山以西。當爲吾民族原始之根據地也。人類學上之最難得住者。莫如語言。此即從古人之用語而求得其證迹者也。不第此也。華山者。昆侖之遺麓也。昆侖華夏。蓋一語之化分也。然昆侖者。猶言渾侖也。今日國圖。則尙在未剖分也。而華者草木之華也。已開放之象也。華花古今字。萬花齊放。此華山之所以命名也歟。萬花齊放。其中有人。此華夏之所以命名也歟。說文曰「夏。中國之人也。」篆文作。同首。卽元首也。从日。同掬。手之動作也。从夂。音殺。足之動作也。是夏之造字。已有元首股肱之組織。顯爲其文明之特徵也。夏又與夔夔二字極相似。夔同猴。猿猴也。夔者。山鬼也。二者蓋皆吾民族山居時之伴侶也。然夔音如猶。夔音同鬼。則皆鄙夷不屑之聲也。今武劇中有大呼滑夏夏者。滑字見書云來始滑。道士散仙花詞。亦多此聲。其聲至洪亮。此戰勝一切之象也。凡動物戰勝時。人亦然也。且萬國音標第一字每之A。象人生墮地第一呼聲。亦卽此聲也。蓋書曰「呱呱而泣。」詩曰「其泣嗚嗚。」由呱呱嗚嗚一語之轉。而特造華夏二字。則其進於文明。不可以道里計矣。

豈如舊訓華。五色也。夏亦五色也。然華又訓赤色也。黃色也。黃色固可以代表五色也。古之赤水。卽今金沙江。

而恆語謂黃金曰赤金。是故夏華者。世界之金色人種也。三千年前。大地盡爲黃人佔住。而吾國爲之代表。洵乎世界最榮華之民族哉。孔穎達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此其義雖美。然蓋後起之解耳。

抑不獨昆侖華夏爲一語之化分也。雖國家一名詞。亦爲其一語之化分也。嘗以或爲初文。而域國二字。則皆其增文也。「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故中國一語。亦未始不可爲國中一語之倒言也。詩周南葛覃篇之中谷。兔罝篇之中林中遠。皆爲谷中林中遠中之倒言。卽其證也。然既有其一成而不變之歷史。則又烏可以顛倒其名稱哉。王綱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此極言吾國上古對於四圍民族之寬大。然東曰夷。南曰蠻。西曰戎。北曰狄。皆因其地方之風習而別之。初非瑣瑣苛求諸血胤之歧異。則竊竊所



記。固多有吾古昔先民之苗裔。而散處四方。以淪於夷狄者矣。試徵諸造字。則夷金文作。明从弓矢二字會意。戎从戈从十。十即古文甲字。以戈甲二字會意。足徵東西民族兇猛。自古而已然也。狄从犬。赤省聲。則至今蒙番之俗。猶以犬爲最貴也。蠶从虫。絲聲。虫虺通用字。蛇也。今蘇浙閩廣濱海之民。猶有身畫龍蛇之俗焉。雖然。或之造字。从从一从戈。以一爲地平。築圍城於上。而用戈以守之。是中國非即同於西戎戈甲之化乎。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中國非即同於東夷弓矢之化乎。其後夷字篆文。變从大从尸會意。尸仁夷三字又皆通用。爾東夷之人仁。豈知莊子曰「虎狼仁也。」由今言之。則非有機關槍。飛行艇。唐克車。則曷足以言仁哉。

是故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吾觀上古帝王如伏羲神農軒轅等皆二名。周末如於越勾吳邾婁等。亦皆二名。而春秋譏二名而夷之。曼多何忌是也。於以知說苑善說篇所載越人歌。古今莫能通其雙字。越在今浙江。而浙江文化甲於全國。是何也。一言蔽之。豈非一國之民族性。全然隨政教而爲轉移哉。故華起今之北方。而苗居今之南方。華苗二字同从艸。分明均是出於森林人種來。特苗以沈滯於失教。遂若非同一民族矣。至

今強分漢滿藏回蒙諸族者。豈非亦由政教之不良。有以使然歟。將來政教進步。轉移迅速。則五族同化爲中華一大民族。指顧之間事耳。

乃若近世歷史學者深考世界人種。同出一源。然因分散各地。隨其所居山川氣候之殊。風土物產之異。而髮膚骨骼變化多端。遂各分化而成種種不同之人種。今世界交通頻煩。五洲一堂。人類又由分化而入於混化之時代。此亦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觀也。吾中華古國。自創文明。有甚久之歷史。而歐美日本學者造作我國人種起源說。凡分三派。第一。西方起源說。第二。美洲起源說。第三。起源不明說。若悉數之。徒占篇幅。是亦不可已乎。姑置諸懸案。以待將來之考定。

## 二 何謂民國

辛亥鼎革。當西歷紀元之一千九百零四年。國父總理孫中山先生暨諸先烈手創中華民國。亦省曰民國。中山先生嘗言「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民權主義第一講又 先生在倫敦蒙難時。與其友人康德黎君書。自述革命之背景遠紹中國古代之堯舜。近仿今世美國之華盛頓。此尤可證吾民國因改革政體。而更張國號。原有根據舊時代歷史之精神。而開創新時代國

家之意思。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吾民國亦是舊邦而新命也。正宜努力於政教之進步。庶幾力洗已往君主累代積重難返之污染。而永奠今後民主萬年有道不拔之丕基。謹案堯典稱『放勳欽明文想安安。允恭克讓。先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夫九族者。堯之一家親族也。百姓者。政府百官也。萬邦者。萬國諸侯也。黎民者。猶秦言黔首也。是堯之一家百官及萬國諸侯。無一非以爲民也。他若皋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皆見古代建國之民本主義。乃以民爲本。而爲其轉環之樞機者。天也。君人者。貴爲天子。還當奉民以爲天也。豈非民有權。而天也君也。皆退處於無權者哉。下逮周季。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彊。非之即危。倍之即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此管子之言。尤民本主義之大彰明較著者也。

吾聞孟德斯鳩法意曰『民主國之精神以道德。君主國

國專月刊 第一卷

之精神以榮寵。專制國之精神以恐怖。』此萬國政體之定律。而古今不易之名言也。中山先生嘗言『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民權第一講只因孔孟提倡學問道德。便是民主精神。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孔子不但稱誦堯舜。兼象法周代。謹案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周人承古。猶存善政。務以聖智期諸鄉民。故周季民德之隆。諸子百家。聖哲輩出。雖至秦漢亡秦。而漢氏一統中國。僅五年而集事。偉矣美矣。漢末習尚浮華。而三國分崩。晉唐荒淫。而六朝五季喪亂彌甚。正合孟子所謂『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亡無日矣。』吾民族之聲威。安得不一落千丈哉。大抵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唐虞三代最爲重視。迨至漢世。賈誼董仲舒鄭玄輩。便有『民之爲言萌也盲也。賈子新書大政篇民者瞑也。春秋繁露民者冥也。』刑鄭注『諸謬說。兼之學校制度。日益崩壞。魏晉隋唐。愈降愈下。而隋唐創行科舉。學校已等虛設。宋明更無論矣。雖宋明諸儒。標號講學。然已不知以聖期諸鄉民。而反自爭聖智。昧老孔之謙恭。效釋道之稱尊。甚至顛倒黑

第三期

七

白。認賊作父。桀黠者至盜以爲富貴利祿之工具。而奴視  
獸視其民。如曾國藩袁世凱輩。曾氏自謂於袁氏公曾中國爲  
禽獸之圖曾非謂之者。彌可哀矣。然則民德之有今日。尙忍言哉  
。林哲黎天演論曰「兇狡之民。不得康公之吏。儻語之衆  
。不與神武之君。」烏托邦久矣乎。左氏傳曰「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宋岳武穆飛曰「文  
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清彭剛直玉麟曰  
「文官三隻手。武官四隻脚。」自宋迄清。豈非千年來之  
官德。如出一轍乎。

今幸得 中山先生改建民國。一新吾民族之精神。

先生講民權。至極明白。謂民固有權。然不能盡人而皆有  
能也。於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有出治之必要。則不能  
無待於政教。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吾民  
國今後雖無作之君者。而不能無望於作之師者。多多益善  
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願吾國民盡人不昧其本來之秉彝。好是懿德。則即民主  
精神之所在。與天壤同其不敝之不基矣。

### 三 何謂文化

今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皆來自歐西。英德法語之 *Civilisation* 與 *Culture*。前者出希臘語。原從 *Civis* 爲城市

之義。而轉曰 *Civilisation*。吾國譯曰文明。後者則拉丁語  
。原從 *Cultus*。爲農耕之義。而轉曰 *Culture*。吾國譯曰  
文化。亦譯曰教化。然則文明宜於城市。文化宜於鄉野。  
二者瞭然不同。拉丁語爲羅馬人用語。今人謂羅馬乃匈奴  
別種。友人謝世功先生說則其 *Culture* 一語。帶有東方之  
色彩也。印度詩人白峨爾 *Tagore* 曰「西洋文明起自希臘  
。其民族歷古今。皆浸潤於岩堡城市之中。其人生觀爲封  
執。爲有畛域。爲壘壘森嚴。故西洋文明實城市之文明。  
東洋文明則產生於廣林漠野。其人生觀爲闊達。爲胸無城  
府。故東洋文明可謂森林之文明。」此必非印度人之私言  
。吾國自號華夏。不異自表示其從萬山之花叢中來。後世  
文士至以桃花源爲烏托邦 *Utopia* 而華苗對言。民萌問字。  
人號蒼生。君曰林蒸。火化資於五木。民用並及五材。帝  
在萬木刺天之上。氏呈萬卉生根之象。無一不可表示吾國  
亦爲森林之文明也。蓋西方重商。故發達在都市。東方重  
農。故發達在鄉野。然而在今日。殊無如是區分之必要  
也。

吾國譯者謂 *Civilisation* 指物質方面而言。 *Culture* 指

精神方面而言。又謂文明之意義小於文化。文明乃文化作  
用之目的物。而文化爲文明現象之原動力。然若籠統不明

。惟英國虎爾 (Ernest R. Hull, S.J.) 著文明與文化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一書。極言二者之別。大指謂「文明者。乃一民族或民人。組織國家社會。在共同約束之下。有統一確定之三法典。一曰政府法典。二曰警察法典。三曰禮儀法典。雖未全備。大略具矣。政府法典用以治理國與國之動作。及國民關於國家之動作者也。一方對外為和戰之機關。又一方對內為責成國民努力於國家進取事業。而負擔當兵納稅之義務。凡國民對於政府守法奉公所為。及國民與國民之間有營業交際等事。皆在所治理焉。警察法典僅用以勵行政府法典之權力。而制止其有違反或玩忽者。禮儀法典則非有官廳成文。雖在法令制度之外。而出於風俗習慣。國民所公認為善者是也。文化者。人類因種種目的。而應用其才能。有見於心知之文化者。凡智力或覺性之用以維持及組織而發表於智識或科學者是也。有見於工藝之文化者。各種實業及藝術之實現者是也。有見於倫理之文化者。即專志於道德主義之實現者是也。有見於美術之文化者。即於天然或人身之舉止。及獻藝。而有美感之可欣賞者是也。最後有見於體格之文化者。即人體及其運動之耕作是也。」郝氏又謂「文明之反對者曰野蠻 Savagery。文化之反對者曰野陋 Barbarism。文明本

為集合之意義。而野蠻則單獨之意義也。文明為社會已鞏固之產物。而野蠻則社會尚未奠定之產物也。文明受法律之統治。而野蠻則法律不存在也。是故野蠻之為物也。本無法律。而直以單獨之自我任性為法律者也。申言之。則全受單獨之衝動與情慾。及利己心之統治。若欲禁止之。可用外交手段或狡猾計策。而決不可用情曉理論之方法者也。彼猶太民族無君長。於是人各有自視以為正道者。大概出於道德律之指示。或秩序之結果。若除此二者之外。皆野蠻狀態之寫影也。印度亦有三千年歷史之光榮。然各部落之生活。雖咸有社會。實業。審美。宗教等種種組織。而部落與部落之間。無異洪荒草昧之世。各酋長互用嚴厲之手腕相對待。咸集合軍隊。相攻不已。失敗則大肆搶掠。鄰邑受其蹂躪。此可知印度社會之生活。正為文明與野蠻二者之混合物。除其文明之部分而外。則所餘者野蠻而已。至於何謂野陋。大概野陋之人。或蓄鬚。與羅馬人之去鬚者不同也。但無論如何。此野陋之人在羅馬國中。必為外國人。而非本國人。以彼等缺乏羅馬人之文化。而不相投合。故為羅馬人所藐視也。彼等亦有文明。即條頓民族自有其一族之法律。且有數端為羅馬人所不及。而羅馬人亦未嘗不稱許之。惟彼等之生活。乃簡單粗暴而又質

樸之生活也。在實用之藝術中。僅有農作狩獵。及造作戰爭之兵器而已。若夫精巧之藝術。則實無長物。彼等固無文學。而又無此種嗜好之興趣。彼等之禮儀。率略而缺乏優雅。故彼等大概非不文明。而實無文化。非為野蠻。而實為野陋也。」

由此虎氏之說。則文明以組織而言。文化以生活而言。然現時歐人多已通用不分。歐里威斯頓 O. Weber 博士

之文化綱目 Culture Scheme 如左：

一、言語

口語文字組織等

二、物質之特性

1. 食物

2. 家屋

3. 搬運及旅行

4. 衣服

5. 廚具家用什物等

6. 武器

7. 職業及工業

三、藝術

雕刻繪畫製圖音樂等

四、神話及科學知識

五、宗教行事

1. 祭儀之形式

2. 病者之處置

3. 死者之處置

六、家族及社會組織

1. 結婚之形式

2. 定親族關係之方法

3. 承繼

4. 社會之製裁

5. 技競及遊戲

七、財產

1. 不動產及動產

2. 價值及交換之標準

3. 貿易

八、政府

1. 政治形式

2. 裁判及法律程序

九、戰爭

雖然西洋文化學說之經歷。尚祇六十餘年耳。自一八

六零年至十九世紀之末。可謂進化論 Evolutionism 之極盛時期。自入二十世紀以來。最近可謂進化論之破產時期。其繼起而代興者。有美國之批評派 Criticists 及英德兩國之傳播論派 Diffusionists 蓋世界人類有初等文化民族。如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亞洲。及大洋洲等處之民族是也。有高等文化民族。如中國日本及西洋諸民族是也。不取全人類初等高等之文化而研究之。必即以解決全人類文化之根本問題也。試舉三派之概況如左：

一、進化論派 自達爾文唱生物進化論。而斯賓塞爾 Herber Spencer 唱社會進化論。俱為學術界泰斗。然達氏用科學方法之歸納法。故其遺書尤有不朽之價值。若斯氏則用非科學方法之演繹法。故其遺書之價值。已不存在。緣斯氏雖為博覽之哲學家。但對於原始民族社會之生活。未有直接觀察之工作。徒先定一種社會進化之階級 stages 僱用助手。搜討書本。而剽取材料。以造成其演繹之理論。則著書之基礎。先已胎薄。宜乎至今不值人之一擗擊也。

二、批評派 美國人研究人類學。比歐洲人便利多矣。歐洲人須遠涉重洋。至非洲澳洲等處。方得實地觀察之材料。美國人則但在其國內。及附近之加拿大等處。即可

得極多之材料。故此派健將有波士 Boas 羅維 R. Hlowie 哥登威則爾 A.A. Golden weizer 克洛伯 A.L.K. Roebber 皆盛反對進化論派。尤反對其唱初民行男女亂交之制。謂與人類最接近之動物。如類人猿。青朋子等皆已為一夫一妻之家庭。即在文化最低之民族。如錫蘭島之味建人 Vedda 菲律賓之安達曼人 Andamans 西伯利亞之州克支人 Chukchi 南美之非基安人 Fuegians 尚皆為一夫一妻之生活。則高等文化之民族。最初斷無如豬狗牛羊亂交之婚制也。又反對母系之說。謂古代名為母權。而其實為舅權。並否認先有族而後有家庭之說。謂最低民族。皆未有族而已先有家庭。更進而破毀進化階段之說。謂各民族進化之途。決無有一定之公式。往往錯綜變化已極。決不如進化論之簡單齊一。此皆更進一步之學說也。

三、傳播論派 此派官分德英兩系。德國以格累波納 Fraibair 為最著。彼反對進化論。而極輕視人類創造之天才。謂各民族之獨自發明。皆非事實。凡文化相似之現象。皆由歷史上之接觸。因傳播而造成者。不論地理之遠近。皆有傳播之可能焉。英國嘗推利維爾斯 W.H.B. Rife 之學說。彼主張文化之進化。全賴外來之傳播。凡與外界隔絕之時。必在文化停頓之期。永為外界隔絕之民族。

即永無進化。永無發明。假若一旦有所思想新工具新機械之輸入。必立即發生進化極顯明之痕迹。而又與原來文化相似而不同。故文化者。非物理學上之混合物。而實化學上之化合物也。且必時時有新物輸入而後進化。設不然者。其文化又必停頓也。

以上三派。但據梅君思平「文化人類學之三大派。」歐青雜誌第十九卷第十三號一文而略述之。回顧吾國自嚴復氏譯斯賓塞爾羣學雜言。及甄克思社會通詮等書。而演繹派之進化論。謬說濁亂社會。垂四十年。首先破壞吾國固有之人倫道德。流毒無窮。訖今學校猶有採用此派謬說。以貽害青年男女者。可見吾國學術界之不長進也。

謹案大易繫辭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錯。」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禮文公篇然則何謂文化。舉其大者而言之。則政教而已矣。昔者魯公伯禽與太公祖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

。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公之澤及十世。」說苑政理篇方今世界文化之潮流。從其根本精神之不同而言之。東方為德治主義之文化。故東洋倫理先仁而後義。西方為法治主義之文化。故西洋倫理先義而後仁。然余謂先仁則後義者。天地之仁氣也。先義而後仁者。天地之義氣也。吾國歷史上之治績。王霸迭用。然仁政為多。此所以僅指而數世界文明諸古國。吾國獨壽也。大易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孔子所以垂教萬世。指示人道迷津之寶筏也。至今窮極人類文化之活動。不出仁義王霸二者之途。萬變而不離其宗。偉矣哉。美矣哉。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孫丑篇此孔子之教化主義。即孔子之所以為文化主義者也。偉矣哉。美矣哉。上天界吾民族以世界之文化使命者。孔子為萬世之師。

國父中山先生闡明孔子之學說。非皆吾民族千古萬古之好模範哉。

#### 四 何謂史

史之作也。莫隆於我國。吾聞埃及印度波斯大食諸民族。皆嘗稱雄於宇內之古國也。迄今式微凌夷。而二三豪傑之士。冀爲復興運動。每當追憶往迹。感慨歎歎。而苦無史冊。可以發動羣衆之觀聽。則亦相與淡焉忘之。莫可奈何矣。獨吾國不然。史成記載之富。爲宇內諸國所莫及。是以亡國復國。前仆後繼。史不絕書。則史之時義大矣哉。

史之造字。从又持中。漢天子藏書。猶稱曰中書。則以史掌文書。故从又持中也。上古自黃帝置史官。至周而大備。周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女史。而六官所屬之史。及此外有州史閭史。奚止千百之數。尙不與焉。雖然吾聞『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篇故莊子曰：『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天下篇荀子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史之所以取祿秩也。』榮辱篇記曰：『失其義。陳其數。視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然則古之史官雖甚備。但守其數而不知其義。申言之。則但司載筆如書記官。但司掌書如管理員而已。是以古之史記。至極浩瀚。除秦火一炬。付之劫灰而外。其有成爲若後世之通史者。則未之前聞也。必待孔子作春秋。乃敢取其義。而左丘明作春秋傳。則以明孔子之數義者也。更追司馬遷作史記。上紹春秋。從此有數義合一之史。遂開二十五朝正史之統。而不可與三代以上之史並論矣。

劉知幾曰：『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陸。商冒之與會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彼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爲



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此與史官實此則  
民猶止知著眼於個人之不朽。在賴有史。而豈知國家之不  
朽。亦端賴有史。今日國家之所以貴有史者。在於彰往  
察來。繼長增高。而自身之民族國家。得為永久不絕之活

動而已。蓋大宇宙之本質。在於活動。故人類之國家。亦  
在於活動。而史也者。記錄此活動之陳迹。是以培養此活  
動之精神者也。吾書之為文化史。既已著眼於政教二字。  
故其內容之斷代分期。亦與普通本國史不異焉。

## 二十四史版本沿革攷 (續)

王紹曾

### (四)

遼之有國，始於趙宋，然史家不比五季之列，而次於  
宋後，代久地長，不無殊文，當太宗大同元年，(九四七—  
十即五代漢高祖天福元年)曾取晉國籍歷象石經，悉送上京；開

(一一二七——即宋高宗建炎元年)又取國子監書版，三館祕閣四  
部書；蓋宋汴京百餘年官私所積之圖書，國子監所雕正史  
之版片，至是為之一空矣！(詳張秀民金源監本攷)

泰元年，(一一二二——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那沙國又乞賜儒書  
；清甯元年，(一一五五——即宋仁宗至和元年)詔頒五經傳疏；  
咸雍十年，(一一七四——即宋寧宗乾道七年)始詔有司頒行史記  
漢書，此外無所考見。金源氏崛起白山黑水之間，以兵強  
天下，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而宋政不綱，泄泄沓沓。故  
未幾而汴京遭難，二帝為俘。方金之破汴也，舉凡宗室，  
后妃，下至使女，打筋斗諸藝人，子女玉帛，金銀采段，  
以及太醫局靈寶丹之微，無不人担車載，急如星火，一一  
解往金營，而圖書文籍，則又與其鑿版偕行。太宗天會四  
年，(一一二六——即宋靖康元年)入國子監取書，至天會五年

考金自太祖太宗之世，雖戎馬生郊，未遑文教，然以  
平陽為次府，旋升上府，衣冠文物，甲於河北，一時設局  
刊書，坊肆亦萃於此。太宗八年，(一一三〇——即宋高宗建炎  
四年)有經籍所之設，刊行經籍；(詳元史)迨熙宗親祭孔廟  
，讀尚書論語，海陵王享，天德三年，(一一五一——即宋高宗  
紹興二十一年)初置國子監以養士。貞元元年，(一一五三——紹  
興二十三年)遷都於燕，大定明昌之間，典章禮樂，燦然大  
備，而刻書事業亦勃興焉！其國子監所刻書，多為正經正  
史，以授諸學校者，與五代宋監所刻，性質相似，顧人知  
五代監本，有九經三傳經典釋文，兩宋書監，屢刻羣籍，  
不知金源國學刻書，多至三十餘種，就今攷得者言之，已

有十七史全書。

金史選舉志：凡養士之地，曰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凡經用……：史記用裴駟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合孤德芬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又考金史選舉志，正隆元年，（一一五六——即熙宗二十六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世宗明昌元年（一一九〇——即安祿山稱元年）有司言以六經，十七史，考經，論語，孟子，及荀，揚，老子內出題。皆命于題下，注其本傳。其中十七史即係監本；當是貞元遷中都後所刊。泰和七年，（一一一七——即宋徽宗崇寧三年）詔新定學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舊五代史，乃隱而不顯，監本與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今日均不可踪跡矣。（詳金源監本考）此則攷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者不可不知也。

（五）

有元一代，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雖校刻書，

頗有精者。」（續資治通鑑長編）攷之續文獻通攷：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四月，以集賢大學士許衡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凡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又元史百官志：

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國子監置生員二百人，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增置百人，興文署掌刊刻經史，皆屬集賢院。

而王士點秘書監志則以爲：「至元十一年，以興文署隸秘書監，掌雕印文書。三十年，又并入翰林院。召集良工，刊刻諸經子史板本，以通鑑爲起端。」故元時官刻，首推國子監本，而且史尤嘗推各路儒學本。此類炎武所謂「合數處爲之」也。其可徵見者，爲大德建康道廉訪使徇太平路之請，分行十路儒學各刻十七史：太平路儒學刻漢書，甯國路儒學刻後漢書，瑞州路（即饒州府）儒學刻隋書，建康路（即廣德府）儒學刻新唐書，皆大德九年乙巳（一二三五）刊也。尙有池州路儒學刻三國志，信州路儒學刻北史，則大德十年丙午（一二三〇）刊也，其餘如唐書爲平江路儒學所刻。南史亦刻於大德丙午；或於卷首刊明，或於卷末刊明，或於版心刊明。

書林附話：大德乙巳九年，太平路儒學刻漢書百

二十卷，見天祿琳瑯五，張志，瞿目。甯國路儒學刻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見張志，瞿目，陸志，丁志，楊錄。瑞州路儒學刻隋書八十五卷，見瞿目，丁志，陸志，陸跋，建康路儒學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見丁志，大德丙午十年，池州路儒學刻三國志六十五卷，見張志，莫目，丁志。信州路儒學刻北史，一百卷，見饒日記。瞿目，丁志，繆記，陸志，陸跋。南史八十卷，見丁志，陸跋。

今傳元瑞州路刊本隋書，有歐鄉周自周序，則刊於至順三年。(MIND)

彙序錄盧陵郟校，有史記東漢書而無西漢。及長豐洲書院，則僅西漢一書而已。嘗歎安得安西書院所刊經史，會爲全書。今教瑞學，有通鑑全文，又在十七史外。至順壬申夏，□奉省憲令，備儒學提舉，高承事言十七史書，書本極少；江西學院惟吉安有史記東西漢書，續學有三國志，臨江路學唐書，撫學五代史，餘缺晉書南史北史隋書，若令龍昌路學刊晉書，建昌路學刊南北史，瑞州路學刊隋書，便如其請，俾行之無忌。府委錄事歐陽將仕同名匠計工，周教授專校勘刊雕，提舉使令自尋善本，本學首訪到建康本

十七史內隋書，考訂未免刻畫粗率，句字差訛。後得袁趙氏本頗善，今所校定，又千有餘字。(見孫毓汶中國書版源流考引)

又有饒州路刊本隋書，版心有路學，堯學，浮學，番件，樂平，錦江等字，實爲大德路學覆刻宋本。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隋書元大德本刊)元大德丙午建康道廉訪司徇太平路之請，分行十路儒學，合刻七史，爲元代路學最善之本，是書版心有路學堯學浮學番件樂平錦江等字，蓋元饒州路覆刻宋本也。

而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廉訪諸路刊史，則太平路亦刻後漢，

陸心源函宋樓藏書志：元本北史有大德丙午建康道廉訪諸路刊史。兩漢則太平路，三國志則池州路，隋書則瑞州路，北史則信州路，唐書則平江路。

今所存者，惟北平圖書館藏甯國路刊本而已。

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元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大字十九字，小字不等，首列景祐校正後漢書狀，狀半葉八行，行十八字，狀行有大德九年牌子，與愛日精廬書志所載元大德刊本後漢書合。次後漢書目錄，其後低五格，題「光武起後漢

乙酉歲，改建武元年，傳及十二帝，至獻帝建二安十五年庚申，凡一百九十五年。」共三行。又高一格，題「十二帝后紀，一十二卷，志三十卷，八十列傳八十八卷，」亦三行。次爲本書首行，光武帝紀上小題在上，後漢書一上，大題在下，中有范曄二字。次行唐章懷太子賢注，與善本書室藏書志所載明人重刊元大德甯國路學本後漢書合，知此本卽爲明嘉靖七年重刊本之祖。卷末牌子云：「大德九年乙巳十月望日甯國路儒學雲教授任內刊。」

北史雖爲信州路刊，大抵出自「書院」「縣學」，較之瞿氏陸氏所藏宋本，轉多未誤。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北史元大德刊本）版心有信州路，信州儒學，玉山縣學，永豐儒學，弋陽縣學，貴溪縣學，象山書院，稼軒書院，藍山書院，道一書院等字，蓋信州路刊本也。瞿氏鐵琴銅劍樓，陸氏函宋樓藏書志所舉殘宋本，脫誤甚夥，此本轉多未誤。

蓋元代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顧炎武所謂兼有三善者也！

顧炎武日知錄：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

，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

南史五代史中幾不記刊刻地名，未知屬於何路？然南史「字迹圓密，寫刻雅近南宋，」則當係大德建康十七史中之一；黃佐南雍志所載，均稱集慶路，已無從考證矣！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南史五代史未能定爲何路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南史元大德刊本）此亦元

大德建康十七史之一。中幾不記刊刻地名，列傳第七十，末葉版心下方題：「桐學儒生趙良燾謹書，自起手至開筆凡十月，」小字二行，良燾名見宋史宗室世系表商王房下，縣名有桐字者不一，不知屬於何路？字迹圓密，寫刻雅近南宋，元季路學刊本凡數見，他刻諱字，此本皆不諱，略有缺卷，以至順本補配。

考元史地理志，載江東建康道所隸者：爲甯國，徽州，饒州，集慶，太平，池州，信州，廣德八路，鉛山一州；集慶直屬於建康，饒州卽同於瑞州；鉛山無路之名，豈統稱之爲路耶。今南京國學圖書館藏有明重刊元大德太平路學本漢書一百卷，元大德丙午池州路學刊明修本三國志六十

五卷，元大德瑞州路學刊本隋書八十五卷，元大德信州路學刊本北史一百卷，元大德建康路學刊本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江蘇第一圖書館覆校善本書目 前漢書一百卷，

元大德太平路學本，四十五冊。三國志六十五卷，元

大德丙午池州路刊，明修本，十二冊。北史一百卷，

元大德信州路刊本，三十冊，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元

大德建康路刊本，五十冊。

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亦有太平路新刊漢書一百卷，日後有太平路儒學教授曲阜孔文聲跋，觀其「三復對讀」之精勤，洵無愧諸路之標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太平路新刊漢書一百卷。）是

書刊於大德乙巳歲十有二月，日後有太平路儒學教授

曲阜孔文聲跋云：「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以十七

史書艱得善本，從太平路學官之請，徧牒九路，本路

以西漢書率先，俾諸路咸取而式之，置局於尊經閣，

致工於武林，三復對讀者，耆儒姚和中輩十有五人；

重校修補者，學正蔡亨。板用二千七百七十五面」云

云。跋後列銜名二條，一為「承務郎太平路總管府判

官劉遵督工」，一為「中順大夫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

副使伯都提調」。其書出自景祐本，故認謬尙少。

其元刊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與北平圖書館所藏甯國路刊本相同，惟已有成化時（一四六五—一四八七）補版，而注尙未經刪削，則此猶出自景祐本，而在嘉靖本之上焉。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元刊

本。是本卷首列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末

有「大德九年十一月（竊嘗案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作十月）

日，甯國路儒學教授任內刊」二行，每卷末趙張東

王鰲叟校正，其有不題者，成化時補版也。嘉靖間刻

監本，注經刪削，此猶出自景祐本，尙爲完書，謬誤

亦少。

尙有瑞州路學至順刻本隋書八十五卷，版式與宋本無異，而校讎不謬；其經籍一志，尤足訂正汲古閣本之誤，蓋卽周自周序所稱以建康本校袁趙本者。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隋書八十五卷，元至順間

瑞州路學刻本，與宋本式無異，校讎無謬，元刻中之

善者。汲古本於經籍志最多謬字，今据是本全校之，

如……備舉之，以資考古者訂證。

又大德丙午刊南史八十卷，間有嘉靖元年（一五二二）修版，

雖難免亥豕之訛，終非他本可及。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南史八十卷，元大德丙午年刊本。首行大名在下，每半葉十行，行廿二字，板心有字數。間有嘉靖元年修版，雖刻手不工，難免亥豕之訛，然終有勝於他本處。如謝潛傳：『潛嘗與劉俊飲，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潛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甚慚。』。案俊爲劉勳子，『流酒』音與劉勳同，滿以俊斥其父名，故引張景陽七命之文以報之，是以俊慚。汲古刻本譌『流』爲『沉』，遂致不解所謂矣！又王儉傳……以字形相近而謬者，不可勝數，皆可據是本以正之。

北史一百卷，亦較明監汲古爲勝；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北史一百卷，元大德間刊本，版心有『信州路儒學刊』，或但云『信州儒學』，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匡』『恆』字皆減筆，蓋出自宋本，較明監本汲古本自勝。如魏本紀一，帝紀：『乃告諸大人，爲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是歲魏景元二年也。監本汲古本『魏』皆改『晉』，豈知『景元』爲曹魏元帝年號，時晉未受禪也。此本與魏收書，同足正諸本之誤。書中『虎』字，概作『武』字，如『畏將軍如武』，『武牢』

『武幡』之類，別本俱有改易，而改之不盡，轉致體例不一。他若涼武昭王，不譌『涼』爲『梁』，長城大狩，不譌『大狩』爲『太守』，信舊本之可貴也。

其他如三國志，則藏於上海瞿氏。

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國志注，元本，上海瞿氏藏，半葉十行，行二十九字，注二十二三字不等，惜補換過半。

南京國學圖書館所有者，卽爲錢塘丁氏善本書室故物。此皆元代各路儒學合刻十七史之具見名家藏書者錄者也！然元代雖仍十七史之名，實已有宋史，遼史，金史刊本。遼史金史於至正四年（一三四四）進表，卽刻於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宋史於五年進表，刻於六年，（一三四六）（詳王國維兩浙古刊本攷。書林清話以遼金二史刻於至正三年，恐此時尙未進表也）卽世稱杭州路儒學刊本。

書林清話：至正三年，杭州路儒學奉旨刻遼史一百十六卷，見丁志。金史一百三十五卷，見瞿目。至正丙戌六年，杭州路儒學刻宋史四百九十六卷，見陸志。

而崑山顧炎武氏以爲遼金二史明以前向無刻本，未免失考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與題詞。）

顧炎武日知錄：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但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

今傳至正本宋史，前有阿魯圖等進史表，修史官員銜名，至正六年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咨文，（見百衲本二十四史宋史目錄前，陸心源函宋樓藏書志）皆爲殿本所不載，亦無缺葉，則此本當爲第一刊本。

陸心源函宋樓藏書志：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杭州路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大題在下，版心小黑口，魚尾上左。宋史二小字，右字數，魚尾下左寫人姓名，右刻工姓名，孝宗紀一葉不缺。

真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宋史，元至正江浙行中書省官本。宋史以至正五年十月表進，即於六年□月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差史官翰林應奉張嘉驍驛質淨葉前去，選匠依式鑄版，文載目前。是江浙一本，爲最初之刻。同治乙丑，在上海見嘉興馬氏一本，惜其不完。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宋史元至正刻本。前有阿魯圖等進史表，修史官員銜名，至正六年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咨文，皆殿本所不載。又本紀第三十五，殿本失去一葉，複出第三十三一葉，此本不誤。列傳第五十一田况傳，殿本脫一葉，此本具存。古人云：『書貴初刻，』益信然矣！

惟當時不遇印造百部。（見咨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咨文）海內稀有其本，故明化成間朱英重刊宋史，已不易得；而瞿氏遂謂：『此書雖成於元，藏諸內府，未列學官；』則其言亦不可信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宋史……此書雖成於元，而藏諸內府，未列學官，海內稀有其本。明成化間，廣督桂陽朱英得鈔本於漳浦陳布政，爲序而刊之。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明成化朱英重刊宋史序稱：借漳浦陳布政家鈔本傳錄，稍有殘闕，後於浙中續得善本，始克成書，是在明代此本已不易得。遼史前有聖旨兩道，暨三史凡例，修史官員銜名；金史卷首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准咨委官印造公文，均爲殿本所無；其足以補明監本之譌闕甚多，賴以訂正殿本者亦頗不少。

。尤以烏程施國祁金史詳校訂正金史各字，至正本猶未致誤，最爲可貴；此不獨當日施氏所未見；要爲元代路學之珍罕者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遼史一百十六卷。元刻十行本，行廿二字，明監本脫譌甚多，不逮是本也。

又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至正間杭州路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明監本卷二十三，及卷七十八，俱有關文，此文尙全。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遼史，……此爲元刊。然與金史初印本相較，字體稍異，恐係覆本，其足以訂正殿本者，亦頗不少。

又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金史，元至正刊本。殿本卷三十三，暨初版卷七十六各闕一葉，卷十四，卷十七，卷五十六，卷六十二，卷六十六，卷一百一十，卷一百二十五，各有闕文，此均完好無損。烏程施國祁金史詳校，訂正各字，蓋此爲元刊之本，施氏當日所未見也。

元代除路學本外，有書院本蓋代史七十五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作七十四卷爲宗文書院刊。

書林清話：無年號，代史記七十五卷，見張志

。瞿目，朱目。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元宗文書院刊本，卷末有『宗文書院刊』五字。陳師錫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五代史記七十四卷，元宗文書院刻本。明萬曆間余有丁校刻南雍本，卽從此出。義門何氏謂勝於汲古本也。有陳師錫序。

有私宅家熟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爲安城郡彭寅翁崇道精舍所刊。

書林清話：安城郡彭寅翁崇道精舍無年號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見張志，瞿目，森志，楊譜。

愛日精廬藏書志：史記殘本七十六卷，元刊本。十二諸侯年表後有木印云：『安城郡彭寅翁鼎新刊行。』不著年月，驗其版式，蓋元刊本也。舊本史記載正義者絕少，此亦有正義，差可貴也。

宋裝本，元刊本，百三十卷，今存。宋淳熙時，是本。其後有墨圖



記云：『安成郡彭賓翁鼎新刊行』，舊藏愛日精廬張氏。

又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一卷。爲平陽道參幕段子成中統二年（一二六一）所刊。則遠在南宋之季。（中統二年，當宋理宗嘉定二年。）

書林清話：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中統二年刻史記集解附索隱一百三十一卷，見天祿琳琅後編四，錢日記，吳記，莫錄。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及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見前引。

壽昌吳槎客楊氏海源閣所藏者，已爲段刊重雕之本。

楊紹和檀書偶錄：元本史記一百三十卷。錢曉徵詹事養新錄，記所見史記舊槧，一宋乾道蔡傳卿本，一朱淳熙耿直之本，一元中統本云：『海甯吳槎客藏，計其時亦在南宋之季』。嘉興警石錢丈校史記雜識中，亦有中統本，稱假自拜經樓，蓋即詹事所見之本也。予於吳本未得目驗，錢校會錄副藏之。此本首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與吳本同，然核之錢丈雜識殊歧。雜識謂猶避宋諱，此本則否。……錢丈所譏爲肌造者，此本並不誤，且以校本勘對，合者固十

九，而所謂譌者脫者，此本多不謬不脫，抑然出於兩刻。予按中統二年其時尚稱蒙古，迨至九年十一月始改國號曰元，董浦序中統上署『皇定』二字，自是後人追改，必非段氏原刊之舊。應追改者既稱皇元，則猶是元繙可知，由是推之，吳本與此皆元代從段刊重雕之本；故於雜識所云密行細字，大致略同，特此本已補填宋諱，校讎之功，復加審耳。詹事直以吳本刊於中統時，則非也。

至劉震卿本漢書，書林清話：劉震卿大德內午十年刻漢書一百二十卷，見森志。

重刊景祐本後漢書，十禮居藏書題跋記：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元大德本。卷末云：『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刊正本。』後有：『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端上書，』蓋係景祐間所刊淳化本；而元時重刊者，版心有大德九年刊補，而徵，竟，敬，慎，等字，皆避諱缺筆，猶不失宋本面目也。皆係私宅家塾刻本，而湘鄉曾氏藏有金元間刊本漢書，則以紹興本繙雕，而大德修補之本也。

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宋曹監漢書始淳化五年孫何張佖等校本，次景德二年刁衍晁迥等覆校本，次景祐二年余靖王洙重校定本，次熙寧二年刊進嘉祐中陳繹重校歐陽修看詳本，次宣和六年重修本，次紹興二十一年重刊本。今惟景祐紹興二本，尙著錄於舊藏家，大率每葉二十行，行大字十九，注字二十五至二十七不等。此本行字悉同，其列傳第二十九之後九葉，及他卷闕一二葉者，悉影乾道三年刊本補之，其行字亦同。大抵皆出景祐紹興二本。乾道本版心，下端有乾道三年，隸書白文五字，其寫刻人名，悉此本中所

字體，約略相似，則此爲金元間刻，益無可疑。其他宋刊元修之本，尙不在此列；亦有『宋刻善本已亡，猶幸元本尙存而勝於宋刻者，』是不當震宋刻之名，強謂元明皆自檜以下也！

書林清話：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於宋，故有宋刻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猶存勝於宋刻者；……史則元大德九年重刊宋景祐本後漢書勝於宋建安刻元起之本也。」

### (六)

明有天下，入覲餽遺，均用『書帕』，且有出俸刊書之制；實出於宋漕司郡齋刻書之習，沿爲故事；今人雖有比之經廠坊肆，名價低賤，而正史版刻之精者，品不亞於宋元。

日知錄：……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聞或刻之，然祇以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入覲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

王士禛居易錄：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遞鹽茶，舉政，部郎權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

見。

魏師子泉版本通義：至今藏書家，均視當時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

若以大較言之；一曰監本，二曰藩府本，三曰家刻本，四曰書院本；而監本尤以南監爲最精！蓋南監諸史，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版湊合而成，北監卽據南監以重刊之。攷顧炎武日知錄：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命將監中十七史舊版，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版付監，遼金二史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

又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引南雍志：

嘉靖七年，錦衣衛間住千戶沈麟奏准校勘史書，禮部議以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博學有文，才猷亦裕，行文使逐一攷對修補，以備傳布，其廣東布政司原刻宋史，差人取付診監，一體校補，遼金二史，原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於是邦奇等奏

稱：史記前後漫殘缺模糊，原版脆薄剝補，隨即脫落，莫若重刊。又於吳下購得遼金二史，亦行刊刻。已而邦奇汝璧，陞遷去任，祭酒林文俊，司業張星繼之，乃克進呈。

又十駕齋養新錄：

北監版十三經注疏，初始於萬曆十四年，至廿一年畢工。二十一史開雕於萬曆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竣事。版式與十三經同。

可知南北監刻二十一史，一則肇始於嘉靖七年，（一五二〇）至十一年（一五三二）而成書；一則開雕於萬曆二十四年，（一五九五）至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而竣事。其間祭酒司業，一再更易。既取宋史於廣東，復求遼金於吳下。而元史纂脩於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三年（一三七〇）已有刊本。（隨心齋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藏有洪武刊本元史）

十駕齋養新錄：元史纂修，始於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明年又續修順帝一朝，綜前後凡三百三十一日而全書告成。

莫友芝侶亭知見傳本書目：元史二百十卷，南北監本。南監卽洪武時刊本，後補換幾盡。

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述要：元史，明洪武刊本。

卷首有洪武二年八月李善長等進書表，目後有洪武三年十月宋濂記，（初曾對日精藏書志，南宋權藏書志，亦作二年。）紀先後成書源委甚詳；是元史第一刻也。

於是合宋遼金元四史而爲二十一史。然元至正初年以建明成化嘉靖之間，不過百有餘年，遼金之初刻，宋史之舊版，天壤人間，未盡散佚，何以不亟探求，徒購善本翻刻；（日知錄。遼金二史無版者。購求善本翻刻。）所謂廣版宋史者，又爲成化十有六年（一四八〇）兩廣總督朱英所重刊，而經始於成化七年。（即辛卯一四七二）雖至正本已不易得，亦何至傳錄殘闕之本，始克成書。是則搜稽之疏也。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明成化刊本。前有至正五年……書成藏之秘閣，或有錄者，珍過拱璧，志學之士，願見不得。明成化十六年，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御史桂陽朱英，先得鈔本於漳浦陳布政家，微有殘缺。再於浙中得善本，始謀僚屬繕刻。自爲之序。開卷首行，大名在下，猶存舊式。

羅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明刊本。此書雖成於元，（見前引）……明成化間，廣督桂陽朱英，得鈔本於漳浦陳布政，爲序而刊之

，經始於成化辛卯十月，刻成於庚子四月；凡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開卷首行，大名在下，猶仍舊式。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南監本。成化中兩廣巡撫朱英刊於廣州，後取其版置監。

按之黃佐南雍志載天順年間（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官書，二十一史凡五十二套，五百四十本。貯在彝倫堂大櫃內。又率性堂二十一史，修道堂二十一史，誠心堂二十一史，正義堂二十一史，崇志堂二十一史，廣業堂二十一史，以上六堂。各有大櫃貯之；其裝訂冊數俱同，七處總計一百四十七部，三千七百八十本。近世學校圖書館收藏正史，殆未有如是之多者。而當時學校師生，且負以保管版片，印行書籍，隨時校訂刊補之責！計梅麓所述制書，經，史，子，文集，類書，雜書，七類之版片，皆南監保管印行之書，其中尤以史部爲夥。丹徒柳詒徵先生南監史談（見史學雜誌二卷三期）已引論之。茲舉其自立表如左：

書名	卷數	版片調查	刊本
史記大字	三〇	完。計二三五面	嘉靖七年
史記中字	七〇	缺。一六〇〇面	本集慶路儒學梓，見金陵新志。



遂入國子監，世遂稱為南監本。洪武至嘉靖，萬歷，崇禎，又屢經補修，原版所存無幾矣！入國朝順康康乾四朝，尙存江甯藩庫，間亦出以印行，嘉慶藩庫火，與吳天發神謨碑同付祝融一炬，計自紹興刻版。至

嘉慶幾七百年。木板之存於世者，未有久於此者也！

此文述七史始末至詳。大致萬歷以前所印監本二十一史中之宋齊梁陳魏齊周七史，皆用眉山七史版，萬歷以後之監本二十一史，則以新刊七史補充，第其行格，仍沿蜀本之式耳。攷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有宋刊明修本宋書，魏書，梁書，南齊書，北齊書，均爲眉山重刻七史之一，而已居其五，其中嘉靖修補之業，率在八年十年之間；（一五二九—一五三一）而最早者在弘治四年，（二四九）益徵萬歷以前所印監本二十一史，卽仍眉山七史之舊，儀顧堂續跋：

（一）宋槧明修宋書跋：宋書一百卷，紹興眉山刻七史之一，有弘治四年，嘉靖八年，九年，十年修版。

（二）宋槧明修魏書跋：魏書一百十四卷，眉山刻七史之一，修至嘉靖十年。

（三）宋槧明修本梁書跋：梁書五十六卷，眉山重刻七史之一，修至嘉靖十年止。惟字畫刊工，均不及宋齊

北齊陳魏周六書之精。

（四）宋槧明修南齊書跋：南齊書五十九卷。紹興十四年眉山重刻七史之一也，凡嘉靖八年修版六十五葉，九年修版七十一葉，十年修版六十五葉，宋刊尙存十分之八。

（五）宋槧明修北齊書跋：北齊書五十卷，紹興十四年眉山刊七史之一。修至明嘉靖止。

蓋南監二十一史，修刻再三；初刻於洪武，修補於成（成化弘治）正德之間；再刻於嘉靖，又刻於萬歷，以迄天啓崇禎，翻修校訂，纏綿不絕，固不僅刻於嘉靖之初；而萬歷所刻，又不僅北監二十一史也！

雖然，嘉靖以前之南監本，僅十七史耳！（史記有兩種，一卽所謂中字本，一卽小字本，不知何時刻，三國志亦有兩種，均非嘉靖所刻。）元史則刊於南都，當亦早歸國學，成弘正德間雖迭有修補，未刊全部史籍也。（新唐書有成化十八年。弘治三年補版。均載監生寫對姓名。晉書有正德十年司禮監名刊之板。非南監所生持也。）其大規模之雕版，當以嘉靖七至十年爲第一期；（一五二九—一五三一）所刊者爲史記，兩漢，遼金五史，餘皆略事修補，考之陳書，新唐書，有嘉靖八至十年補版，晉書有嘉靖九年十年，及卅七年補版，宋史有嘉靖三十九年四十年補版，元史亦有嘉靖九年十年補版。萬歷二至廿四年

爲第二期，(二五七四—二五九〇)所刊者爲史記，三國志，

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

書，隋書，南史，北史，新五代史十四史。蓋嘉靖初舊

版尙未全壞，萬歷以來，相隔又數十年，不得不重新鑄版

，皆非舊監之遺矣！(善本書室藏書志)其餘隨時補刻，迄

啓禎不替；有可考者：

(一)新唐書補版，自嘉靖八九年外，有萬歷四年。十

年，十六年，十七年，廿六年，卅七年，卅九年，

四十四年，四十五年所補。

(二)宋史有萬歷六年，廿五年，廿八年所補。

(三)元史有萬歷二十六年，卅七年，卅九年，四十四年

，天啓三年，崇禎元年，二年，三年，七年，八年

十年，十一年所補。

至當時之主管官師，屬於嘉靖者：

(一)祭酒——張邦奇，林文俊。

(二)司業——江汝璧，張星。

屬於萬歷者：

(一)祭酒——余有丁，高啓愚，陸可教，馮夢禎，趙用

賢，鄧以廣。

(二)司業——周子義，劉城，余夢麟，張一桂，季道統

，劉應秋。

屬於啓禎間補版者：

(一)祭酒——黃儒炳，侯恪，胡尙英，王錫衰。

(二)司業——葉燦，謝德溥，周鳳翔，

其餘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典籍之可

考姓名者，尙不勝盡舉；而監生列名於諸史者。尤不可舉

紀，至嘉靖刊本，祇載祭酒司業銜名，餘官均不附書，萬

歷刊本，則遍載寮案，而馮夢禎季道統之刻史，多記載其

校訂某卷之時日，是爲二本之異點，然則南監刻二十一史

，悉出師生之手，不獨寫樣校樣，循行數墨，且躬親劖劘

之役，其刻苦校刊之精神，實後世所罕見矣！丁氏善本書

室藏書志有明嘉靖萬歷先後刊南監二十一史，紀現存卷數

及校刊官師甚詳，爰製爲表；以備稽覽。

書名	卷數	刊刻年號	西紀	校刊官師
史記	三〇	嘉靖九年	一五三〇	張邦奇江汝璧
		萬歷二年	一五七四	余有丁周子義
		萬歷二十四年	一五九六	馮夢禎黃汝良
前漢書	二〇	嘉靖八年	一五二九	張邦奇江汝璧
後漢書	二〇	嘉靖八年	一五二九	張邦奇江汝璧
三國志	六五	萬歷二十四年	一五九六	馮夢禎黃汝良
晉書	三〇	嘉靖戊午刊補	一五五八	未詳
		萬歷一〇年重修刊	一五八二	高啓愚劉城

宋書	一〇〇	萬歷二十二年	一五九四	陸可敬	馮夢楨
南齊書	五九	萬歷一十七年	五八九	趙用賢	張一桂
梁書	五六	萬歷三年	五十五	余有丁	兩子義
陳書	三六	萬歷一十六年	五八八	趙用賢	余孟麟
魏書	一四	萬歷二十四年	五九六	馮夢楨	黃汝良
北齊書	五〇	萬歷一十六年	五八八	趙用賢	張一桂
隋書	五〇	萬歷一十六年	五八八	趙用賢	余孟麟
南史	八〇	萬歷一十七年	五八九	趙用賢	張一桂
北史	一〇〇	萬歷二十〇年	一五九二	陸可敬	馮夢楨
新唐書	二五五	嘉靖萬歷間監 官先後重補	一五二二	未詳	未詳
新五代史	七五	萬歷四年	一六一九	未詳	未詳
宋史	四九六	嘉靖丁巳 重修補刊	一五五七	未詳	未詳
遼史	一六	嘉靖八年	五二九	張邦奇	江汝璧
金史	一三五	嘉靖八年	五二九	張邦奇	江汝璧
元史	二一〇	崇禎間	六四三	侯恪	謝德溥

〔備註〕按馮夢楨見司業者凡兩處，季道統一見司業，一見祭酒，此或為職位之陞調，待考。

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四）北監又開雕二十一史，閱十載至三十四年（一六〇六）而竣事；世稱謂北監本，皆從南監本繕寫刊刻，雖行款較為整齊，究不如南監之近古，且少謬字。然「士大夫之家有其書，」歷代事迹之粲然於人間，當以北監本二十一史始。

日知錄：萬歷中，北監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間矣！

茲據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明萬歷間刊北監二十一史。立表如下：

書名	卷數	校刊官師	備註
史記	一三〇	劉應秋楊道寶	前有貞案隱前後二序，補正義序，翻集解序，守節。前有師古漢書序例，宋全靖刊誤進表，宋祁參校諸本目錄。
漢書	一〇〇	劉應秋方從哲	內志三十卷，梁劉昭注。前有宋余靖序。
後漢書	一三〇	李廷璣方從哲	後附唐楊齊宣序，並音義三卷。
三國志	六五	敖文禮蕭雲舉	
晉書	一三〇	方從哲	
宋書	一〇〇	方從哲黃汝良	前有曾鞏序
南齊書	五九	蕭雲舉李勝芳	前有曾鞏序
梁書	五六	蕭雲舉李勝芳	前有曾鞏序
陳書	三六	李勝芳	前有曾鞏序
魏書	一四	李廷璣方從哲	前有宋劉敞序
北齊書	五〇	李勝芳	前有宋梁燾等序
周書	五〇	蕭雲舉李勝芳	前有宋梁燾等序
南史	八〇	楊道寶蕭雲舉	
北史	一〇〇	方從哲黃汝良	
隋書	八五	方從哲楊道寶	
唐書	二二五	蕭良有葉向高	前有曾公亮等進書表。後附宋董衝唐書釋卷二十五卷。
五代史	七四	黃汝良敖文禮	前有宋陳師錫序。
宋史	四九六	方從哲黃汝良	



遼史	一六	沈准	前有脫進書表
金史	三五	李勝芳	前有阿魯圖進書表
元史	一〇	蕭雲舉	前有李善良等進書表

可知北監校刊官師，竟達十人之多，（暢道實凡一見，暢道實凡兩見，是否一人，待考，實虛影似，或誤。）負校定之責者，固不獨方從哲黃汝良二人；（錢大昕十七史商榷：祭酒方從哲，司業黃汝良，校定閱數十年。）而全史奉敕重修，則祭酒吳士元，司業黃錦也！攷北監即依南監本重寫，刊為一律，整齊工正，本無不可；一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此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日知錄注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國孔融高才無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實為紀拜。）非為隱僻；今所刻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又其倒文，此已可笑！（日知錄注南北版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袁甫。字公胃。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日知錄注南北版同）齊王問傳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跳行添

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日知錄注北版無者）唐書李敬元傳未附敬元弟元素，今以敬元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嘲笑乎！（見顧炎武日知錄）惟錢塘丁氏，獨山莫氏，以為其中三國志精校勝於南監，兩刻並存，合則雙美；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北監皆從南監本繕寫刊刻，雖行款較為整齊，究不如南監之近古，且少譌字；內三國志精較勝於南監，兩刻並存，豈非合則雙美哉！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明北監版萬歷間依南監本重寫，刊為一律，雖較整齊，而不如南監舊印之少譌字；康熙間，通修補一過，其版至今猶存，然自乾隆殿版成，此版遂罕印矣！北監不如南監古雅，唯三國志一種，精校勝南監。

而崑山顧氏，則又以南監三國，終勝他本；

日知錄：惟馮夢禎為南監祭酒，手校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

豈各人所見之不同如此。今論南監本者，以嘉靖所印為最佳，嘉靖以前之舊刊，則更不易得。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明南監版二十一史。或取他

省舊刊，附官刊元史，不足之部，則新刻足之，其式大小行疏密皆不一律；以嘉靖印者爲最佳，後來所收舊版，遞有修補，不足貴矣。其版至嘉慶間乃毀於火，然自雍乾以來印者，不可讀矣。收南監本能得嘉靖前印舊刊諸種，益以嘉靖新刊初印數種，乃爲最佳，梅伯言路小洲兩家。俱有初印本，當是嘉靖時印，未必諸舊刊皆初印也。

其版沿及清初，尙存江甯藩庫，順康之間，疊經修補。

柳詒徵南監史談：同治上江甯縣志引查志云：「尊經閣舊寄貯明國學經史書樓所藏十三經，二十一史，通鑑綱目，通典，會通，通考，通志諸書版，後漸殘闕。以至於盡。惟二十一史版，以屢修尙存。」又引陳志云：「順治十七年，布政使馮如京修二十一史版。」今按元史凡例後；刊順治戊戌年八月十二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閱。志十七末：刊順治戊戌年十月初八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校。傳八十一末：刊順治

戊戌年十一月十五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校。志四十四末：刊順治己亥年二月初六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校。志七末。刊順治己亥五月初二日朱謨校，志三十四末：刊順治己亥年五月念八日校閱。朱謨。志十七

末。刊順治己亥秋八月二十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校閱。卷一進書表後：刊順治己亥十一月初二日江甯府儒學教授朱謨校閱。是亦有馮夢禎校書之風，而在馮如京修刊之前矣。新唐書有康熙二十年補刊版。並載江甯府陳龍巖捐俸。梁書及新唐書，均有康熙庚辰江甯府儒學教授荆子邁校刊題記。隋書未有康熙庚辰年江甯府儒學訓導王弈章校記。他史亦多順治十五六年及康熙卅九年補版，是皆可考監本始末。

逮嘉慶藩庫火起，同付祝融一炬，（見前引書林清話，及鄒寧知見傳本書目。）而七百年歷史悠遠之舊版，合江南四川廣東北平互宋元明清四朝之南監二十一史，乃不亡於易代兵燹之時，而亡於甯人息事之秋，是又重可慨矣！近人丹徒柳詒徵氏，贊歎尤至。

柳詒徵南監史談：明南京國子監廿一史，世稱爲南監本。其中故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遼金二史，翻刻元版，宋元二史爲明版。沿及清初，各史又多，有順康補刊之版，故南監廿一史，實合江南，四川，廣東，北平，各地版本，互宋元明清四朝，搜集雕刊，翻修校訂，纒纒不絕者七百年。其性質亦與今所謂百衲本廿四史相等，而人事之勤，歷年之遠過之。北

監翻雕，汲古家刻，清之殿本局本，皆無此等悠遠之歷史也。

且極力彰監本之善，而衛護其失。

南監史談：亭林譏監本晉書華譚傳後淮南袁甫跳行。而以始字絕句；今按宋小字本晉書華譚傳。亦至茂嗣爵始止。淮南袁甫另爲一行，則其失不自監本始也，今人謂百衲本諸史之精，如宋書天文志：『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廿五字，宋本係雙行夾注，監本亦雙行夾注，近年江南官書尙爾，惟殿本誤爲正文耳。北齊書列傳第二十九附刊『此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無論贊。疑非正史。』二行，宋本有，殿本無，而監本有之，卽江南官書局本亦有之，以此知監本多本宋元。

於馮夢禎之『校書遺日，無間晨夜，』引爲千古同調；『司成養望，階地清峻，』柳先生庶幾近之，是亦足徵其風裁者也！

南監史談：顧亭林摘舉南北監本疏舛處，謂『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嘲笑』。又謂『惟馮夢禎爲南祭酒，手校三國志，猶不免誤，終勝他本。』

『知馮之校刊，亭林亦緝許之矣。青監之在陪都，曹署之至開冷者也。司成養望，階地清峻，校書遺日，無間晨夜，卽此一端，已足徵其風裁，無忝師表，視後之胸無點墨，惟事奪攘矯虔者，固不可同日語矣。雖然，監本之草率，有不能爲之曲諱者，其弊要在南監罰款修版之制，葉氏書林清話詆之最切。

書林清話：明南監罰款修版之繆：明兩監書版，尤有不可爲訓者；如南監諸史，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版湊合而成，年久漫漶，則罰諸生修補，以至草率不堪，並脫葉相連亦不知其誤。北監卽據南本重刊，繆種流傳，深可怪歎。吾不知當此祭酒司業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於此也。或謂當時監款支絀；不得不借此項收入，略事補苴，且於節用之中，而見課士之嚴肅，其立法未爲不善。雖然，南監版片皆有舊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寫，雖補版亦自可貴，乃一任其版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兼之刻成不復細勘，致令訛謬百出。然則監本卽不燬於江甯藩庫之火，其書至今流傳，亦等於書帕坊行，不足貴重矣。

（未完）

# 管老莊墨孫申商韓學術異同論(一)

盧景純

## 總論

學術之形成非一端。質言之。因果而已矣。曷謂因。其所承自也。曷謂果。其所形成也。故老聃曰。『言必有宗。』然則周秦之際。諸子紛紜。九流十家。其術果何所因耶。則古今聚訟數千年而莫能決者也。有謂諸子出於傳統思想者。莊子天下篇所謂古之道術有在於斯者。某子聞其風而悅之是也。有謂諸子出於王官者。則班志所謂某家者流。出於某守者是也。而後之標新立異。察察爲高者。又有謂諸子不出於王官者矣。有謂諸子出於六藝者矣。甚至有謂源易源禮源史源巫者矣。各以爲得其真諦。以相辯詰。以相訾議。仲甲詘乙。出主入奴。而不知其皆是也。皆非也。持其一端。未窺大體。譁衆取寵。實無異於盲者捫籥而論日也。

夫六經皆聖賢經法。理原相通。則源易源禮。即謂之源於六經可也。古者六經皆典章刑政之籍。自章學誠氏已明其爲史矣。則源經源史其義一也。典章型政。王官所職。則謂源六經即源王官。亦可也。王官之守。世相因承。則其思想自必有其傳統一貫者在。則謂出於王官。即出於

傳統思想。亦無不可也。古者王官之職。惟巫與史。巫以事天。史以事人。巫史而外。旁無王官之守也。則謂出於王官。即出於巫史。更無不可矣。其人則在王官。其文則在六經。其義則在傳統思想。古人蓋舉其一端而言之。必泥迹以求。以爲不如此不足以明一家言。局矣。即諸子之文。固亦有互相勾通發明者在。又安能條分縷析。明其必異耶。班志曰。『某家者流。蓋出於某官。合其要歸。亦經之支與流裔。』固已明示以互通之旨。奈後之學者。皆膠柱鼓瑟以求之。亦可謂不善讀書者矣。

淮南子要略篇曰。『諸家之學。蓋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家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子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仲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法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焉。』誠然哉。諸子之興。固皆有時代與政治之背景。以造成各個應時而興的創見。而成爲獨立一家之學說。所謂思想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然此種政治

與時代之背景。祇可謂產生各家學說之原動力。而非諸家學說。皆僅由於現實的影響而別無前因勢空而生者也。是猶機器之引擎。而貨品之成功。實有賴於原料。由原料以至於成功。則必經機器之改造與變化。引擎者乃使機器能發生改造與變化之作用者也。觀中山先生因憤懣異族之壓迫。求民族之解放。而倡三民主義。則三民主義者。固時代之產物也。然而民生也。民族也。民權也。世界大同也。

天下爲公也。固爲前哲所經言夢想。其思想來源遠在二千年前。用而變之。遂爲二千年後治國之名言。而成政治上學上最大之發明。以今例古。當亦如是。故淮南子曰諸家起於救世之弊。而述儒者則曰。『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述墨家則曰。『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背周道而用夏政。』述管子則曰。『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夫夏及文武成康周公。皆諸子之前因也。則淮南子固亦明諸子有所因承者矣。班氏曰諸子出於王官。而亦曰。『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蓬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則班志固亦明諸子有所影響於時世者矣。蓋時因代更。民與俗移。學齊而治魯。執古以論今。則其勢不能不變而求合。變則通。而諸家卓異獨立之精神乃見。此吾

所以曰。諸子之學。其始必有所因承。而因承實非一端。其繼也必有所變化。而變化亦非一道。無因承。則其學不生。無變化。則其學不立。前有所承。繼有所變。此諸子所以一致而百慮。異途而同歸者也。故孔孟道堯舜。荀卿法後王。老聃曰古之聖人。莊周曰古之道術。九流十家。莫不徵古以爲詞。則其因承變化之迹。亦可究而得矣。

然則諸子之學。孰爲先出。固莫先於道家。此乃學術界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蓋有史卽有文字。道家始於史官。其始於有文字之初乎。諸子之學。皆起於春秋戰國之際。而道家獨遠祖黃帝。是時百家未興。道家即歸然以立。自黃帝以至於老子。扶輿磅礴。上下二千年矣。而莫能抗手比肩與之京也。如堯時之許由。文王之師鬻子。論語中之長沮桀溺丈人原壤等。此在野之君子。其思想出於道家者也。張采田曰。『若伊尹輔湯。鸞熊太公與周。管仲治齊。亦無不推原斯學。』更攷孟子所載湯事焉。文王事昆夷。皆卑弱自持之意。此在朝君佐思想同於道家者也。至老子既集其大成。而諸子亦漸次以興。是諸子者皆後於道家可知也。不惟是也。諸家之學。且無不受道家之影響。故其立說。往往與道家相合。江山淵論道家爲百家所出。其言雖未免失之過鑿。然其言亦可證諸子之與道家。自

有相當之淵源關係也。其言曰：『得道家之虛玄一派者爲名家。爲陰陽家。得道家陰謀一派者爲兵家。爲縱橫家。得道家整儉一派者爲墨家。得道家之齊萬物平貴賤一派者爲農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爲小說家。傳道家之學而不純。更難以諸家之說者爲雜家。』蓋道家之學。傳統相教垂二千年而大成。其歷代治亂得失之因果。已瞭然若素。由攷察與體驗而發生之學說。自必完密無間。知人君之患在有爲。而唱無爲之論。南面之術惟清靜。而唱執本之言。亂國之憂。莫若遊士。而唱不尙賢之說。害民之烈。莫若戰爭。而有非戰之詞。惟柔弱可以勝剛強。故謙虛以守下。大道之奧在自然。故因循以全天。夫諸子異途同歸。爲治則一。雖其學說。因時勢之過激。而有所偏。然對於此有悠久之歷史顯異之治迹之道家學說。勢不能不加以參攷。加以採納。此諸子之學說。所以與道家相同相近而莫能相繆者也。

道家之學。集大成者惟老子。此亦天下之公言也。張采田曰：『昔者黃帝既執道以濟天下。降及東遷。天下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黃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

史載內篇乙卷二原道吾師願鐵生夫子亦曰：『老子爲柱下史。爰播黃帝之書於民間。不然黃老道德之術。曷爲而來哉。』

而國外學者如日本渡邊秀方（著中國哲學史概論）及三浦藤（著中國倫理學史）等亦認爲：『這是支那所固有。從古傳來。到老子才大成。』而章太炎先生且曰：『九流裏頭。老子不過是一流。但是開九流著書的風氣。畢竟要算老子。』且道家並稱黃老。而黃帝之書。質勝而野。精神先生難言之。遠不若老子之詞簡意遠。復不傳於後世。則集道家之大成者。微老子之誰與歸哉。而諸子之學。受影響於道家者。實以老子爲最大。蓋老子上集道家之大成。而下爲諸子所宗與。闡述前賢。啓發後學。此莊子所近以許爲博大真人者歟。

吾既稍治諸子書。略得其學術淵源之迹。因擇其尤相近者八子。而論其學術之異同焉。八子者管老莊墨孫申商韓也。此諸子者。皆陰鷲殘刻堅忍險誦之士。故其述學。亦大抵陰謀計算尙術任勢之言。其真能清靜無爲者惟莊子。然亦所用異途。有省有不省耳。其所以任自然而守謙弱。因物變化者。不可易也。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勢。形上形下。其實一也。莊子之超然物外。其獨得形而上者耶。管子霸者之佐。功烈天下。而太史公曰：『因禍以爲福。轉敗以爲功。』兵家有權謀一派而孫子列焉。申子言術。而韓子參驗。是皆陰謀之道。與老子之意。昭然

同出一轍者也。墨子尚同。管子下令如流水之源。此又與申商韓非法定於一尊之義同。（墨子尚同其意即在使上下同義則上不離上而關於上則上之令行）老子不貴難得之貨。而墨子節用。墨子尚實。而管申商韓亦不崇虛名。而務實際。即老莊之無爲。實亦正言若反。而未嘗專事虛名也。（詳見分論）他如老子則法天。莊子則全天。墨子則事天。是皆大同而小異者。蓋諸子雖以所處之環境不同。足以轉變其思想。而創新異之特見。然其大要。不可謬也。且相反適足以相成。則其異也即其同也。其別也即其合也。能明其異同分合之迹。則諸子之淵源可明。而其學說。可求之於指掌間

## 荊漢親聞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四日。齡管同學沈訥崔龍請業家兄太炎於蘇州錦帆路私邸。時適適經會期。隨班列坐。日曛乃休。門下盡散。惟齡等三人侍立閉庭。自申及戌。海連塵。始述新學之粗狹。本爲後波所汨沒。繼示文辭之途徑。遂及詩道之盛衰。名理精粹。詠諧同出。夜色既沉。惟聞警款。退而相與追記。百之一二。歸質性勉忘。裨益蓋寡。或有缺誤。未遑呈正。不敢自僞也。若夫鄉土間談。政教評議。無預學術者。從闕焉。

餘杭章松齡識

（一）易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五十分而爲兩。則二十五爲中數。故兩中數各自

矣。此吾所以治諸子書。必先明其學說之異同者也。茲篇所述。皆以人爲單位。不分家數。以古人著書。各求致用。未必有自局於一家言。如同爲道家。而有管老莊周。同爲法家。而有申商韓非。儒家有內業十五篇。王應麟又議爲筮子之書。則班氏之強爲別次。已嫌多事。（按據此以推。則班志某家出於某官之說。亦有可議。故余但承認諸子出於王官。爲有可能性。必謂諸家出於某守。則不敢信也。）學者之率然宗之。抑何泥古也。茲篇各以言立。庶幾無削足適履之弊。而可得真詮實誼之全焉。

（本章完 本篇未完）

## 章松齡沈訥崔龍謹述

乘。其較無餘。若下退一數。上增一數。各自乘。其較爲一百。下二退二數。上增二數。各自乘。其較爲二百。如二十四與二十六二數。各自乘。相差之數爲一百二十三。與二十七。二數各自乘。相差之數爲二百。推而至一與四十九二數各自乘。相差之數爲二千四百矣。松齡注若附會言之。即所謂其用至四十九者止歟總而言之。上下距中若干數。各自乘。其相差之數。必爲若干百。此百者何。二分之。仍爲大衍之五十四。分之

則爲上所指之中數二十五也。此前人未發之秘。雖與易理關係至微。而實爲中國數學之古代光榮史也。

(二)近日讀經甚囂塵上。予以爲當以爾雅爲本。爾雅能通。羣經自易上口。若三禮之中。儀禮實不難讀。唯今學者不以爲重。要以禮記爲主。然異說紛紜。考證實非易事。其中尤當提倡儒行。振發士氣。力挽頹風。喪服一篇亦切實用。至於周禮爲我國政治之根本。學者亦不可不深長思之也。

(三)尙書難解。自古已然。司馬遷近是之。以親問故於孔安國也。若孫淵如之尙書今古文注疏。直不知所云。但安國亦有未盡然處。如尙書無逸篇。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傳作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不知康功與田功並言。康作途字解。爾雅釋宮曰。五達謂之康。可證也。又如尙書大誥篇。敷言敷前人受命。傳釋言爲大。蓋本爾雅釋詁。疑言卽墳。不知釋魚有龜三足爲言句。言雖爲龜之一種。然亦可爲龜之通稱。如大龜爲蔡。而蔡亦爲龜之通稱是也。解書者往往徒引釋詁釋言。而罕有及以下各篇者。此尙書之所以鉤棘不可解也。

(四)前松齡來書。問總書乃今文家言。高密古文大師。而

注經往往引緯。何也。不知康成其初本學今文。後師馬融。始改軌轍。故其書純駁不一。且當其注禮記時。尙未見毛詩。故注禮不以詩證。而箋詩則往往證以禮也。

(五)章學誠文史通義。其病甚多。夸大自高。引證多誤。尤其大者也。如平原君朱建。班固自注已明。而實齋誤爲六國之平原君。可笑孰甚。且所謂文史。史則承襲史通。創見甚鮮。文亦非僅論文章。略於詩詞。卽文亦非古文公式等所能了事。故近人頌之。媲美劉知幾之史通。劉彥和之文心雕龍。誠爲過譽。然其識度。自不可沒。初學讀之。天骨開張。未始非益。吾家先哲。一人而已。

(六)漢志諸子略已有兵家。而復別出兵事一略者。蓋兵家所錄。多爲原理之書。而兵書略則爲當世用兵之法。王官武備。藏之祕府。猶今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之國防計劃。非典其職者不得與知。此兵錄之所以有待於楊僕。而兵書略之有待於任宏也。

(七)七略之不得不流爲四部。勢也。後世史籍繁多。安能盡屬春秋。卽在劉班之世。詩賦已不能附於詩。而別爲一略。五行亦不能附於易。而別統於數術。若如實齋之說。強欲返四部於七略。則七略亦何嘗不可省併



爲六略五略乎。多見其窒礙不可行而已。

(八)諸子之學。本意蓋在用世。漢志九流。無非政治家也。四部既分。乃以無可歸類之書。如類書瑣記歸之子部。失其指矣。

(九)隋書經籍志。二氏附於諸子之後。案道氏本非老莊之說。若入之道家固不安。而別列一門。亦未爲確切。導引吐納之術。在漢志屬神仙家。當改從之。

(十)明七子復古。文學周秦。徒以不諳訓詁。滿紙荆棘。若其七律則能通首不用典實。而高華瀏亮。純粹唐音。工部以來。未見方駕。卽欲求一如崔顥之登黃鶴樓。亦不可得。王闓運徒工選體。故平生不作七律。其文章亦不敢上追諸子。惟學東漢三國。若詩文俱能高古。得前人神理者。松江陳臥子一人而已。

(十一)文章之事。今人頗難上駕古人。明七子之規撫周秦。僅得臺閣氣象。王闓運之追摩兩漢。亦僅得魏晉意味。蓋古人文章。各有面目。南人北人。一望便知。卽情性意氣。亦顯然紙上。史書自三國以下。便黯然無

色矣。

(十二)桐城文章。舉世詬病。以爲千篇一律。實則亦未可厚非。其局度之謹嚴。氣象之雅淡。初學作者。苟能用力其間。當有所獲。且其碑誌之文。尙能類上三毫。略寫面目。雖亦流入窠臼。成爲陳調。然總不失爲作文之矩矱也。

#### 附荊漢師與松齡論學書

得書。問賈謨與漢書緣起無關。甚是。實齋疏于攷索。此類正多。如誤認平原君朱建爲趙之平原君。亦其例也。皖中陳君。所問老莊余闕。是否可引作皖省人物。案老子所生。唐時雖屬亳州。今已劃入河南。卽鹿邑縣是也。莊子爲宋國蒙人。據史記集解謂是梁國蒙縣。此乃在今商丘縣東北。與安徽之蒙城無關。余闕雖生皖北。其人本非漢種。此三者並不應援引。至於選擇人物。各有眼光。未便越俎而謀也。以下遊望轉致陳君。爲要。麟白

## 杜少陵朋輩考 (一續)

卞敬業

鄭虔

卷二 醉時歌 (原注) 贈廣文館博士鄭虔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

十首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卷三鄭駙馬地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卷四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年老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於詩 題鄭十八著作丈

卷五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卷十四八哀詩之七敘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集外詩見鄭知遠黃鶴本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按「虔鄭州榮陽人。天寶中。元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得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新唐書

鄭虔傳「虔有疾。蘇許公位望尊重。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撫問臨。以忘年之契。遠邇嘉之。」八哀詩屬注

虔嘗「追細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新唐書鄭虔傳至德二載。以汙賊事

貶台州司戶參軍事。遷後數年卒。虔老而陷賊。詐稱

風旋。緩以密章達靈武。其忠忱有不可泯滅者。其「學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

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新唐書鄭虔傳「虔最善杜甫。又與秘書監鄭審 按虔之姪 篇翰齊價。虔工畫山

水。好書。常苦無紙。乃於慈恩寺中貯柿葉數屋。日

往取葉肄書。歲久殆盡。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就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金唐詩公八哀詩中有云。

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又寄薛三郎中據詩云。「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

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公於天寶四五載間歸長安。遂與虔結交。聯歡痛飲。故壯遊詩曰。「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所謂詞伯。即指虔也。

李金吾(?)

卷二陪李金吾花下飲

按李金吾事無考。

哥舒翰

卷二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按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天寶十一載。翰自隴右節度副大使。加

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祿山思順翰並來朝。上使內侍高力士及中

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舊唐書哥舒翰傳公有崔駙馬山亭宴集詩。當於是處遇翰。慕其「偶僮

任俠。疎財重氣。」故投贈以詩也。

岑參

卷二十九日寄岑參

卷十戲作寄上漢中王三首（原注） 卷十四奉漢中王手札 奉漢中王手札報章侍御蕭尊師

卷四答岑補闕見贈

按瑒讓皇帝第六子。汝陽王璣之弟。「早有才望。偉

卷十二寄岑嘉州

儀表。初為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元宗幸蜀。至

文集卷二為遺補薦岑參狀

漢中。因封漢中王。」（舊唐書讓皇帝本傳） 至肅宗朝。詔

按「參南陽人。文本之後。少孤貧篤學。登天寶三載

收羣臣馬助戰。瑒與魏少游持不可。帝怒。貶瑒蓬州

進士第。由率府參軍。累官右補闕。」（全唐詩後自）

長史。在梓州之東也。

庫部正郎出為嘉州。杜鴻漸表為職方郎中兼兼侍御史

章見素

。列於幕府。」（杜鵬舉參集序） 鴻漸西川使罷，流寓不還

卷三上章左相二十韻

。遂終於蜀焉。

按「見素京兆萬年人。以學科登第。歷官吏工兩部侍

沈東美

卷二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

郎。天寶十三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

。』（舊唐書） 祿山亂。從元宗入蜀。七月。至巴西郡。

按東美為伶期之子。舊唐書稱其「亦以文詞名」。初

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新唐書） 公於天寶十載。獻

為府椽。天寶中。始除膳部員外郎。伶期於武后朝與

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公祖審言同僚。故公謙尊東美為諸父也。

十三載。復進西嶽賦。因欲求知於章。故投贈焉。詩

李璠

卷二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耶。

卷九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翫月呈漢中王

蔡希魯

為見素所激賞矣。題稱左相。豈贈詩在元宗幸蜀之後

卷三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

按朱注「天寶十四載。哥舒翰留京師。蔡都尉先歸。故公送之。」蔡隸哥舒部下。與高適同僚。公蓋因故人以結交耳。

崔戢李封

卷三晦日尋崔戢李封

按崔李二人事無考。

蘇端

卷三雨過蘇端

按蘇端事無考。

郭英父

卷三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按英父郭知運之子也。至德初。繼父爲隴右節度使。永泰間。代嚴武鎮成都。「既至。肆行不軌。無所忌憚。……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球。製細韃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舊唐書郭英父傳故公於嚴武卒後。以英父武人粗暴。未能刺謁往依之。不得不離蜀南下矣。

楊判官(?)

卷三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按至德二載三月。吐蕃遣使和親。遣給事中南巨川報命。公詩云。「慎爾參贊畫。」是楊蓋贊巨川以行者。其字則不可考矣。

嚴武

卷四奉贈嚴八闕老留別買嚴二闕老兩遺補闕得雲字

卷六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闕老五十韻

卷九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嚴中丞枉駕見過 遣田

父泥飲美嚴中丞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中丞嚴

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

士乳酒一瓶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備酒饌得寒字 嚴

公廳宴詠蜀道地圖得空字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送嚴

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奉濟驛重送嚴

公四韻 九日奉寄嚴大夫

卷十一奉待嚴大夫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五首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嚴鄭公陪下新松得宮字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奉觀嚴鄭公廳事

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卷十二敵廬道與奉寄嚴公 哭嚴僕射歸榭

卷十四八哀詩之三唐左僕射鄭國公武公

集外詩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文集卷一說早(原注)和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本此說

按武字季鷹。華州人。父挺之。與公友善。時武爲給事中。及「上元二年冬。按年譜及時集當作廣德二年春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武以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急。無器度。特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贈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遇之。有時不冠。」舊唐書杜甫傳蓋公出爲華州司功。武同時亦貶巴

州刺史。而公居成都之時。亦武持節劍南之日。緣武入朝時。公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依章彝。廣德二年。武再帥劍南。公遂復歸成都也。及武表公爲參謀。以父執而居幕府。致有長官僚屬之分。因各負才氣。兩不相下。公雖欲「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但以「白頭趨幕府。」終嫌「深覺負平生」耳。而「武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李白爲蜀道難以譏斥之。」舊唐書嚴武傳

故新唐書稱「武嘗欲殺公。將出。冠鈞於簾者三。其母奔救得止。」說出雲溪友議。爲新書者。喜聞其說而采之。殊不足信。蓋公雖頗褻依武。而生性疎放。不拘形迹。其在幕時。與武頗不合。當亦無大齟齬。故舊書稱「武雖急暴。不以爲忤。」而待公尙厚。唱酬不絕。性雖狂暴。斷無欲殺之事。觀公八哀詩云。「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又哭嚴僕射詩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迨永泰元年。武卒亂作。公去寄寓忠渝夔間。感覺人情涼薄。益念及昔日相依之密。可見交誼誠深。固非泛比也。

賈至

卷四奉和賈至舍人早期大明宮 送賈閣老出汝州 按「至字幼鄰。從元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肅宗卽位。詔册初稿。皆其手筆。上皇覽之歎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舊唐書賈至傳

鄭潛曜

卷四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按潛曜至孝。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離面。主疾侵。刺血

爲書。請諸神。乞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新唐書鄭元暉傳

王維

卷四奉贈王中允維

接維字摩詰。河東人。工書畫。與弟縉俱有俊才。『集異記載』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試之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便爲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並出所作。主大奇之。令宮婢傳教。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全唐詩話『天寶末。爲給事中。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病。僞稱瘖病。』書唐書王維傳而顧炎武曰『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安祿山陷兩都。拘維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官裏。凝碧池頭奏管絃。』文墨交遊之士。遂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而仕賊者乎。』日知錄卷十九藝文顧氏此論。蓋以愧當時投身異姓。至摺斥不容。而後發爲忠憤之辭者。如虞山錢氏謙益聲。固無詞以自解。若摩詰則雖陷賊中。而伴狂不受僞爵。公贈詩云。『其傳收庚信。不得比陳琳。』

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直道出塵諂心事。而爲之剖析。是誠道義之交矣。

李舟

卷四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按『舟字公受。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柳子厚石表先友記『父名岑。水部郎中眉州刺史。』唐書宗室世系表

畢曜

卷四偈側行贈畢曜 贈畢四曜

卷六秦州見敕目薛三據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公有故談喜邊官爰述索居凡三十韻  
按全唐詩曜作耀。有古意情人玉清歌贈獨孤常州詩三首。

孟雲卿

卷四酬孟雲卿

卷五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顯宅宿宴飲因爲醉歌  
按『雲卿河南人。一說武昌人』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唐詩紀事』次山因當時作者。喜沿襲。拘聲律。而『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

凡所作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類

似者。有五六人。」曹中集序 遂選集沈千運孟雲卿于

遂張彪趙微明王季川王季友等七人之作品。為篋中集

。公解悶詩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是孟能追蹤

於古之作者。而為公所深知矣。

楊館

卷五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館

按「館字公權。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除起居舍人

。歷司助員外郎。」舊唐書楊館傳

衛賓

卷五贈衛八處士

按「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

。」「唐史拾遺故詩稱「昔別君未婚」也。

贊上人(?)

卷二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卷六宿贊公房 西枝村尋雷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寄贊上人 別贊上人

按趙訪曰。「贊公亦房相公客。故公與之款曲如此

。」

張彪

卷六寄張十二彪山人三十韻

按「彪蓋穎洛間靜者。天寶末。將母避亂。嘗有北遊

酬孟雲卿詩曰。「善道居貧賤。潔服遠塵埃。慈母憂

疾疾。室家念栖栖。」」唐詩紀事 元次山嘗選其詩為

篋中集。

王司馬(?)

卷七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草堂資

按公詩云。「他鄉惟表弟。往返莫辭遙。」王蓋公中

表戚也。

蕭實

卷七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按蕭實事無考。

韋續

卷七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

按韋續事無考。

韋班

卷七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盤

卷十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按韋班事無考。

徐卿

卷七詣徐卿覽果栽

卷八徐卿二子歌

按徐卿事無考。

何邕

卷七憑何十一少府邕覽橙木栽

卷八贈別何邕

按何邕事無考。(自王司馬以下五人，想均仕於蜀者。公於上元元年。就成都浣花溪營草堂。而乞助於數人也。)

章偃

卷七題壁上章偃畫馬歌 戲爲章偃雙松圖歌

按「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嘗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朱景元畫斷「兼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張彥遠名畫記

裴迥

卷七和裴迥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卷八和裴迥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按王維亦有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詩。蓋「維有別墅在

輞川。地奇勝。與裴迥遊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唐書王維傳

斛斯融

卷八聞斛斯六官未歸

卷十一過破斛斯校書莊二首

按公詩原注「老儒艱難。病於庸蜀。歎其始後。方得一官。」

常少仙

卷八野望過常少仙

按容齋隨筆稱「少仙爲官名。卽少府也。」浦二田云。「按詩曰入村。曰幽人。似是青城隱者。少仙或其名字。」詩題言野望相過。而所敘多幽景。當以浦說爲近是。

王潛

卷八敬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文集卷一唐與縣客館記

按朱鶴齡謂「王明府卽唐與縣宰王潛。」公詩云。「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豈亦「賣文爲活」。而欲王破格加惠耶。

——未完——



## 胡文忠公語錄·通論

崔龍

予輯胡文忠公語錄。得一萬餘言。其選輯範圍。不外就其遺蹟遠大經驗卓越之論。以及箴貶末俗針針見血之語。與夫曲折諷喻披肝瀝胆之言。若民政軍政盡謀碩劃。尤三致意焉。自以爲芟枝葉擷精髓矣。既而又恐片章零簡。流於支離。於是每篇又繫以通論。意欲鈎元提要。觀其會通。竊恐蕪雜不精。見譏大雅。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典型未遠。遺徵猶存。亦聊盡表揚先哲之微意。而學者更可規我國政治精義之梗概。况夫龍又有匪風下泉之思。欲有以自勵自策云爾。武進崔龍謹記。

### 學問篇通論

予讀孟子至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章。未嘗不廢書興歎曰。甚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王文成龍場之行。于清編羅成之事。一生功勳。皆從苦境中磨練以成。而我益陽胡文忠公之學問。尤自艱難困苦中。千種百折而來也。昔人謂。曾文正之事功。得力於唐鏡海之經術。胡文忠之勳業。得力於屢敗後之經驗。蓋文忠當金口麥山。慘敗之餘。土覆軍航。前臨大敵。故文忠踴厲奮發。血誠鼓舞。剛毅開敏之資。益擴而大之。而一切學問。亦於斯樹植。文

忠嘗曰破天下之至巧以拙。又曰。人莫患於不知。又莫患於不愚。所謂拙者愚者。可知文忠學問之切實也。蓋唯拙愚能堅忍。唯堅忍能担當大事。昔阿亞夫以初集之兵。當吳楚七國之變。以堅忍制敵。任賊之奔突。謹戒不敗。遲至數月。一戰成功。我文忠公。當黎平捕盜。貴東剿辦。即得力於堅忍切實四字。說實話。幹實事。甯受遲鈍之譏。不圖苟安之謀。當其事雖無奇功。竟其事確無後患。嗟夫。吾聞江南未敗。和鄂諸帥。奉虛文。無實意。當時滿吏。又以敷衍苟安爲能事。故文忠疾首痛心。力矯斯弊。爲一時樹尙實之風氣。每攻一城繪圖至數百。定一案計劃至數日。若胸中既有成竹。其決斷之猛。又非常人所能及。當三河之敗。文忠適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訊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以爲忠武死綏。士氣未復。但可保全吾圉。不宜兼顧鄰封。而文忠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卽派重兵越三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圍皖。故安慶之克。曾文正推爲首功。由此可知文忠學問。切實而能決斷。算到五六分。卽放手放膽。非孫武子所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兔者乎。此其

學問實不可及者一也。而文忠之自強自立。不惜奇勝。不畏橫逆。成敗非所計。禍福非所知。嘗坐困洪山之秋。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在數百里外。一錢一粟。又無不親作書函。鴟鴞哀切。勸散私家之財。以爲軍營之助。殘破之餘。十不應一。雖疆吏掣肘。絕不作兒女涕泣之態。所謂日夜縣一死字。於病榻之旁。與城同存亡。郡地卽予塚也。故文忠終日雖與患得患失之人處。而明夷艱貞。歲寒晚節。仍自若也。蓋文忠自立之道。唯在困知勉行。大事雖危。繼以生死。靡不言貧。勤不言苦。實心虛心。相輔而行。力苟能爲。不敢不爲。見所能及。不敢不言。文忠之反求諸己。卓然自立。千古所當效法者也。而予尤有進者。文忠有言。憂太過。則傷人而憔悴。喜太過。則心蕩而氣浮。吾輩欲謀自強自立。更當體察乎斯言。知憂喜之不可過度。此其學問實不可及者二也。古今來良將相聚。意見紛歧。曾文正所謂。道義自高。不免氣矜之過。功能自負。不免器識之偏。故一言不合。動成水火。文正之賢。與左文襄。尙有不睦之傳。而文忠能兼容并包。以一誠字貫之。防其欺而不因其欺灰心。宅心廣大。敬賢選能。扶持元氣。愛惜人材。故湘中將才。無一不樂爲驅馳。文忠嘗曰。若先自同事猜

疑。則讒惡之口。卽乘隙而來。烏乎。今日情景。其何如耶。文忠之臨事冷淡。不計功利。祇知有國。不知有己。將士苟盡心盡力。無論如何。總予調護。不忍負其苦戰血戰之心。此其學問實不可及者三也。總之文忠學問。以艱苦自勉。推而勉人。鄂局閩丹初之籌餉。幸希庵之治軍。皆文忠激勵而成者也。卽其言論觀之。終日惴惴。臨深履薄。無有一日之樂。嘗慨然曰。聖賢豪傑。事事拂逆。不如此則非天玉成之意。不如此則是庸福庸人。烏乎。是又何等抱負耶。故能滌蕪俗腸。洗盡俗眼。收斂其氣。開擴其識。好惡正。意見平。效命疆場。則有烈士之志。守城保堅。則有義士之節。而勤恤民隱。整飭綱紀。更有古大臣之風。烏乎。士習爲民風之本。學問爲政治之基。世變亟矣。所以扶國運於不衰。維人倫於將敝。尤當三復文忠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訓。窮義理之精微。考古今之事變。庶乎通經致用。學而爲政。故予述文忠學問篇。把卷往復。拳拳不能自己者也。

### 用人篇通論

國運與人材相爲維繫者也。人材昌國運。國運生人材。人材盛則國運隆。人材竭則國運衰。至國運衰而國家不可復興矣。胡文忠公曰。國家生賢良忠直之才。當爲國家愛護

之。烏呼。是何其言之誠摯也。世稱楚將協和如骨肉。有布衣昆弟之歡。是皆文忠以國士待將士。或分資財以惠其家室。或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傾身結納。苦心調護之功也。盱衡當世。愛才尙有如文忠者乎。又曰。古今成大業之人。必以人材爲根本。古今人材之要。必以氣骨爲根本。烏呼。是又何其言之親切也。以儒爲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儒者有氣骨。得才七百。不若得醇士一。醇士亦有氣骨。求戰將易。得儒將難。難其有氣骨也。禮正士。黜華士。禮其有氣骨也。朝有爭臣。室有烈婦。當時拂意。至死不變。氣骨之貴如此。若內政之人材。當求腳踏實地。所謂人到靠得住。無才亦可用。到靠不住。便不可用。有才尤不可用。蓋靠得住者。卽靠氣骨也。故內政之人材。必以氣骨爲根本也。若軍政之人材。專主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主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學端歸於豪傑一流。須從氣概中講求。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怯。而目先逃。而心先搖。臨大難而中無所主矣。然氣又須真氣。若浮氣。若客氣。夾雜其中。最爲誤事。其論更精深矣。總之文忠以爲果決人宜兵。柔儒人不宜。真爽人宜兵。修邊幅人不宜。所謂果決真爽。有氣骨之象也。故軍政人材。亦必以氣骨爲根本也。他若理財須廉吏。國防須義士。廉義之德。莫不以氣骨爲本。文忠之薦左季高曰。剛直激烈。誘亦隨之。薦李元度曰。血誠果毅。志節清嚴。此皆深信人材以氣骨爲根本。而苦薦力拔之也。天下唯有氣骨之人。乃能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雖汲黯太慧。寬饒少和。然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此等人材。常在艱苦之中。蓋其心思才力。出於磨練。遇事能知危難。脚跟定而心志堅也。故文忠曰。賦畝版築魚鹽之中。乃有英雄。膏粱子弟。決無英雄。以積習未除。不知情僞艱難也。是以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尙質而邑尙文。巧則好諂佞。好柔媚。文則惡冷淡。惡剛嚴。人材至好諂佞柔媚。而惡冷淡剛嚴。其氣骨有不墮地者乎。故爭先恐後之人。卽異日首先潰敗之人。造言恐喝之人。卽今日盤剝之人。人不必問其善惡。問其氣骨可也。文忠之接見士紳。專心教志。詳爲諱論。講求一切。察看其爲人。用其所長。棄其所短。有佳士卽激以忠義。有邪心卽面折其非。吝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事。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然後嚴其法。而寬其情。若非常之才。則能破除拘牽資格修飾邊幅之風氣。而逾格錄用。因才器使。接之以恩禮。假之以便宜。此文忠用人經常之道也。文忠有曰。古

來成事敗事之人。必在塵埃艸野中。用之則爲臣僕。棄之則爲盜賊。其間操縱不容髮。蓋駕馭人材。卽以消弭隱患。先爲布置。使得生養。授以羈勒。絕我馳驅。若官不先用。則桀者思亂。嚮者風靡矣。此文忠用人權變之道也。經常之道。爲國家培養元氣。權變之道。爲國家消弭隱患。正人君子。固當禮羅爲手足腹心。而爲國家生民造福。卽強桀之人。旣爲我用。亦不致犯上作亂。或可轉移其氣質。砥礪其風骨。同歸爲賢良忠直之士。用心之苦。何其深也。而予讀文忠之以難得之錢。養易得之人。以有用之錢。養無用之人。傷時之淚。潸潸下矣。是以進君子之真圖。退小人之偽圖。非獨文忠拳拳難忘。亦後之職政治者。不可不三復斯言。而聞風興起也夫。

### 民政篇通論

胡文忠公曰。吏治壞。雖日殺千賊。無補大局。又曰。吏事爲兵事之本。又曰。政事爲財用之源。烏乎。民政之重。豈可忽乎哉。孔門言從政之要。曰果曰達。以果言則在忠信明決。以達言則在體驗人情。文忠蓋得力於此。而一以愛民爲本。文忠嘗曰。視民事如家事。視田間樹畜詞訟之小事。如劍鉅痛深附骨割膏之大事。蓋官之小事。卽民之大事。官尙漠然無動。民已痛心疾首。故當以百姓之心

做官。以治私家之事之心治事。庶乎可以保民而治。烏乎。今世尙有其人者乎。鄉民視官衙如深海。官之不親民也。農民欲進城而望城哭。官之不愛民也。官與民仇。民與官仇。此官之虐民所致也。恨賊而畏賊。非畏賊而畏官。此官之毒民所致也。官貪則吏逞其私。官惰則吏擅其權。官差爲爪牙。吏胥爲腹心。無事不思奪民。無人不思朘民。而民無噍類矣。文忠有曰。不爲俗吏之曠廢時日。亦不爲名士之清譚高遠。俗吏固除却幕友。一籌莫展。寸鐵莫持。一物無所見。一步不能行。而號爲名士者。或蒐羅僻書。或爬掘金石。或博會西法。干謁當道。或謬博虛聲。橫督斯世。遂債天下事。而誤盡蒼生矣。故爲政者。俗吏固足誤民。而名士尤足誤國。是以文忠拳拳民政之才。勿執己見。弗拂人情。說實話。幹實事。無忘自田間來。無忘讀書本色。做大官須從百姓做起。如此則知稼穡之艱難。則知民間之疾苦。而能體恤之。愛護之。此民政人才總以愛民爲本。文忠有曰。大官所好。羣吏所瞻。蓋州縣之舉動。爲紳士之趨向。紳士之舉動。爲士民之趨向。而州縣又以大吏爲轉移。故上司之精力多用一分。則州縣之志氣亦提策一分。昔文忠撫鄂。躬自刻勵。擇案之緊要者。諭以手札。明撮其要。示以處置之方。責以登復之日。公文

阿而手札專。州縣於是不敢有輕視之心。晏文獻而手札親。州縣於是不忍有漠視之心。州縣能兢兢民事。則政自可親。民自可安。若盡以清廉。上無所求。下自可瞻。能恤其私。便養其公。此後之作大官者。不可不知也。文忠有曰。州縣爲親民之官。官民相愛。卽保全地方之道。蓋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民志乃能得民心。愛民所以安民。養民所以治民。勞民所以愛民。教民所以養民。民既得所。國自自治。若治亂民如治亂絲。必斬之。不可姑息。又如治亂繩。不可過激也。至事上之道。誠意感之。實心待之。阿附隨聲。實非敬也。若進言體要。尤以至誠但惻條理。分明爲上。不可慷慨危論。致激事局。總之作一日官。盡一日心力。沒紳因爲罪。粉飾尤大罪也。當脫盡衙門科臼。屏謝世祿門戶。培擊官場陋習。不可居辦事之名。不可憤辦事之費。不可無了事之心。官勞民逸。官瘦民肥。此後之作州縣者。不可不知也。而龍更有進者。文忠之論捕盜曰。目前之小股。卽異日之大股。目前之小盜。卽異日之大盜。故捕盜爲匪之人。殺之無赦。然捕盜與其用捕。不如用民。捕盜之財。則匿之唯恐不深。民惡盜之罪。卽除之唯恐不及。緝匪無他靈巧。唯在本管官日夜不忘其名。久則必得。夫捕盜所以安民。亦民政之要者也。文忠

之論隱訟曰。世亂則法密。法密則吏操其權。而必亂。世治則法疏。法疏則人易守法而必治。故法貴簡易。斷貴廉明。省株連而保民生計。約胥差而養民元氣。訟案少喚一人。卽可保全一家。故文忠聽訟。當堂收呈。卽時出票。尅期必審。案無留牘。而近世官吏。命案藉遠地而遲延。盜案因交期而推委。尋常詞訟。牽連他屬。輾轉關移。百無應一。羈候日久。既無以恤其財力。證佐不齊。又無以剖其曲直。歷數年而不見一官。歷數官而不得一審。而詞訟案牘。與民相親。尤須苦口婆心。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務。民能厭訟。訟自可息。夫聽訟所以保民。亦民政之要者也。烏乎天地父母之恩。皆以養民爲本。爲民上者。豈可一日無養民。愛民。保民。安民之心。能養民則爲仁。不愛民則爲暴。能保民則爲民上。不能安民則爲民賊。我國政治所以獨立不拔。異於他邦。歷久而不廢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 理財篇通論

夫國家之有財力。猶人之有精神也。人無精神則死。國無財力則亡。故理財之學。自古重視。歐風東漸。其法大變。國人理財。舍本逐末。於是愈講論而愈紛。愈更張而愈壞。胡文忠公曰。理財之事。原本聖學。其體在正心。其

財在知人。此理財之根本也。天下治亂之機。在義利之辨。理財之機。在公私之辨。而兩者又必自正心始。心正則知義不圖利。心邪則圖利不知義。知義則奉公。奉公則日見有餘。圖利則營私。營私則日見不足。文忠嘗曰。治世與亂世之財。其盈絀之數。不在兵荒而在人心。信哉。昔文忠以湖北滯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兩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此非心正而能奉公之功乎。一己之心既正。必推而知人之心。能知其心。即知其人。知其心正。即知其人廉。知其心邪。即知其人貪。如此廉者獎勵之。貪者矯正之。某也可使主計。某也可使理財。若能了然胸中。自可成績斐然。故文忠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要之理財必須察吏。察吏所以理財。我國財政之敗。即敗於任用匪人。以致私人之囊橐日滿。國家之府庫日虛。求一如嚴樹森之綜理精密。閻敬銘之居心正大。已不可得。况如精心默運冠絕千古之文忠者乎。更有可矯時弊者。文忠曰。財賦只可認眞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此理財之精義也。近人理財。額內任其靡費。額外逞意括索。愈靡費而愈括索。愈括索而愈竭蹶。於是搜世間必不可得之財。行必不可行之事。官吏宴游耽樂於上。黎庶轉轉溝壑於下。民生困矣。財政敗矣。國亦不可復問矣。吾國理財

。先聖相傳。以藏富於民爲本。民富即國富。民貧國即貧。財爲人民之命脈。民爲國家之元氣。故保其命脈。養其元氣。我文忠奉奉以利民爲本。是故理財只可認眞於額內。不可額外求之也。所謂認眞於額內者。即就原有收入。清理之謂也。財力多寡。本屬相同。所以昔富而今貧者。昔嚴核而今泄沓。昔歸公而今營私也。故當芟夷冗費。釐剔浮支。罷無謂之費。緩不急之用。官吏之貪污者痛懲之。頑民之延宕者。嚴追之。糧書之吞蝕者。押辦之。精核。慎出入。務使浮收者。還之於民。侵耗者。還之於國。涓滴歸公。絲毫不苟。財政尙有不裕者乎。此所謂認眞於額內之道也。昔文忠於撫鄂時。創議減漕。嚴裁冗費。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奪中飽之蠹。上以利國。下以利民。而向來衙門陋規。亦革除淨盡。州縣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廉潔之風。蔚然興起。清文宗稱爲不顧情面。往百年之積弊。洵非虛語。此所謂認眞於額內之功也。總之能認眞額內。便無異額外求之。能認眞額內。亦無庸額外求之。能少吾民一分之負擔。即無形爲吾民保一分之命脈。能爲吾民保一分之命脈。更無形爲國家養一分之元氣。理財者若能此處着眼。庶幾中國可以致富強乎。

(未完)

# 嫦娥考

鄧夏鳴

月有嫦娥。蓋人成曉。曠人因沿爲典。嫦娥妝點爲神。若鑿鑿有確據然。迨科學闡明月爲地球衛星。其光影之殊黑白。卽地球之分陸水。謂其中有人畜。則猶待徵研。謂其中無嫦娥。則竟堪武斷。是則前人之指爲瓊樓金闕。願苑攀王者。甯堪一嘆邪。

雖然。浪綠風起。雲自水生。未有絕無濫觴之源。而能瀉千里之河者。其或寓言詭語。顧純捏造無本者。亦必不能歷千百世。鍊億兆人之心。而不漸滅者。若李聘稱月中仙人宋無忌。大洞經謂結隣爲奔月仙。僉荒渺無稽。今知者蓋寡矣。而嫦娥之名。何以獨存且徧。此予之所以不鄙斯作之么騰委瑣。而欲探本追源以窮二字之所胚胎也。

淮南鴻烈。載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王仲任論衡亦載此事。惟易姮爲嫦。晉干寶搜神記與之同。案說文無姮字。惟有姮常字。一聲之轉。義可通話。故漢諱文帝。易恆爲常。宋諱真宗亦然。據上則嫦娥爲月神之說。其肇自炎漢矣。唐人吟詠。多道此事。然或藉作掌故。或假以詠懷耳。觀段成式酉陽雜俎。謂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已不信有蟾桂。自不信

有嫦娥矣。

然則嫦娥之說究何從而胚胎乎。考楊慎丹鉛總錄云。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子。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呂氏春秋。尙儀作占月。注。尙儀卽常儀。古讀儀爲娥。後世遂有嫦娥之鄙言。蓋古者神道設教。凡居官有功德者。歿卽以爲其官所主之神。後世因以其字。或以其官。以名是神。如馮夷祝融。莫不皆然。史載黃帝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楚辭廣雅皆謂羲和爲御日之神。則尙儀亦可謂爲司月之神矣。案抱朴子楚辭又謂望舒爲御月之神。此與黃庭經謂日神名靈儀者。同無所本。轉不知謂靈和尙儀爲神之近理。爾雅義疏。謂凡古代音近音同字。多相通假。說文常从尙聲。賈生惜誓託回風乎尙羊尙音常。則古常尙音同可知。說尙爲常。非異事矣。儀。讀書雜誌餘編謂讀若俄。或賦。蓋儀俄固雙聲。音可通也。凡毛詩集傳。叶讀牛何切者。不可枚舉。是尙儀固可通爲常儀之音矣。

然其必曰女神者何。蓋古重陰陽之說。易爲最古之經。而漆園龍門稱其專道陰陽可證。自天地以至萬物。莫不歸納奇偶之數。分配陰陽之屬。如男爲陽。女爲陰。日爲

陽月爲陰。故謝班月賦。謂日以陽德。月以陰靈。皇甫謐  
年曆。亦謂月爲羣陰之宗。凡陰屬。有女象。說文婚字下  
注云。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應蛇爲女子象者。  
亦以其屬陰也。故春秋感應符。謂人主兄日姊月。而帝譽  
第四妃娶譽氏。亦以常儀爲名。又山海經大荒西經。載有  
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說文。  
義。已之威義也。段注。古者。威儀字作義。則謂常儀之  
爲女神也。益信。

太公金匱。稱月中青帝夫人名娥影。方言。娥。好也。故  
古代女子多以娥爲名。如娥皇。韓娥。姮娥。曹娥。等。  
其尤著者。謝莊賦。有集素娥於后廷句。文選注。指爲嫦  
娥。儀娥。古音同。好事者既指常儀爲女神。而月神又有  
載以娥爲名者。遂益奉合附會以取信。而易常儀爲常娥矣  
。其後復加女常傍爲嫦。皆欲標明其爲女神之意。演愈進者

## 列子札記 (一續)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至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懷民按。此浮屠生滅之說也。郭象曰。『此言一  
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阿毗達磨雜集論云  
。『生與老死作緣者。由有此生彼。相續變壞。皆得

耳。觀盧同時。天涯涓涓常娥月。又。安得常娥氏。來習  
扁鵲術。用常字。則知常嫦可隨用也。

至劉安王充等所論。多恢奇詭異。牛鬼蛇神。汪洋縱恣以  
自適。不可責以徵信也。卽如西王母。近人顧實先生攷爲  
周穆王女。爾雅謂爲昏荒之國名。劉安亦謂國在流沙之瀕  
。此當別係一解。漢武內傳。載爲神人。安等亦有此載。  
有載其爲鬼首鳥身者。集仙錄與酉陽雜俎。載西王母之姓  
名已相懸殊。足徵皆荒誕之言。實毋是神。則羿與妻姮娥  
亦皆常人。又何從求得不死之藥而可竊乎。其後如琅環記  
。載張穆過點蒼山。拾圓石。中有嫦娥影。此亦如今之兩  
花臺石。偶有幻形耳。誰見嫦娥者。又烏識其必爲嫦娥邪  
。若陳主後起桂宮。植桂樹。馴白兔。居張麗華。號張嫦  
娥。此則以意中美人。名其所歡耳。又有以蟾蜍爲嫦娥所  
化。則更迷離恍惚。益荒謬可笑。蓋稗官說部。載如此者  
多矣。固不足辨也。

張懷民

有故。而老死二支。又與生爲緣。展轉因依。如輪旋  
轉。『馬鳴推論真如。具空不空二義。推論生滅。具  
覺不覺二義。莊子亦謂以生爲喪。以死爲友。以無爲  
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知有無死生之一守。以無



爲首。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也。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如來藏生滅心也。有無死生之一守。生滅與不生滅和合之謂也。此皆以一死生之機。而立義與列子此文之義適合。楞嚴世尊所說十二類。曰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若非有色。若非無色。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是也。而列子此章。敘述人禽獸鱗介蟲草血肉之屬。計五十餘種。而皆不外于首楞世尊所說卵胎溼化四類。石隸楊仁山曰。『種子

往復。實爲萬物之定律。惟精修靜慮。澈悟法源。不受後有。方能免此。而中土道家尙未之及。乃說者謂此篇精神入其門四語。實釋氏「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大方廣圓覺了義經上之語所從出。不知梵華異文。何從蹈襲。特以異人見解。異域所同。彼方所知。此方未必盡昧。然佛所說平等法性。及修習方便諸法。此書尙未暇詳列。固當博考梵典。以期從事實證究竟也。

孔子遊於泰山。至善乎能自寬者也。

在類耶識中。或多或少。隨時發現。則成生類。』又曰。『機者。玄牝之門。即是阿賴耶識。具生滅不生滅二義。萬物皆從此出。名之曰生。復從此入。名之曰死。出入不離於機。死生皆假名耳。』此論極是。易繫辭下傳云。『機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韓康伯注曰。『機者。去無入有。理而無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觀者也。』此以去無入有爲義。與郭象之解相合。均足以明一氣轉變。由不生滅以至生滅。爲二者之關紐也。

懷民按。此言榮啓期樂天安命。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于心慮。然亦覺心初顯。甫能解脫。必至始覺同乎本覺。不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相擾。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蕭然無寄。偷然而往。方稱至人之德耳。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至然彼得之而不壽者也。

。爲二者之關紐也。

師地論第十二云。『復次云何滅盡三摩鉢底。謂已離

實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至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懷民按。此章反覆推究。明生滅之無常。顯法爾之常存。因爲列子見道之談。然浮屠說輪迴。則生滅

無所有處。欲暫安住想。作意爲先。諸心之法滅。問以何方便。入此等至。答。若諸聖者。已離無所有處。欲或依非想非非想處相。而入於定。或依滅盡想

而入於定。依非想非非想處相而入定。謂於此二心。

深生厭捨。非想非非想處。邊趣所緣。皆盡滅故。心便寂滅。依滅盡相而入定者。亦復如是。將欲趣入滅

盡定時。有二種法。多有所作。謂奢摩他毗鉢舍那。

「此言由止觀入定之相。以明真人任運而行。應化無迹。行止任運。而入三摩鉢底。是乃真人之德也。列子此文。林類深知異常不變之義。不隨萬物遷化。痛切至于死生。而不能動其心。易其性。蓋世出世法。皆以真空爲本。萬物化生。同出一原。是故雖有死生二端。互相顯發。而仍結歸空義。恰合般若妙諦也。中土不說輪迴。而林類謂死之與生。一往一返。已暗示輪迴之義。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爲樂。是蓋明生空之理。而未足以證法空也。故孔子以爲得之而不盡者。蓋以此也。

子貢倦于學。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懷民按。列子之所謂死者。佛家謂之涅槃。涅槃者。圓明寂照。慧光常存之謂也。世俗之人。但知生之可樂。沉迷火宅。沒溺塵勞。莫不以死爲畏途。然卒不能幸免。不知求超乎死生之術。以求寂慧之常存。卒也。樂生畏死。而死爲中陰所迷。常受輪轉。可

哀也夫。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室而復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

懷民按。江通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微。此應物之本也。」又曰：「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按禪宗教人。皆以祛除妄想。調息入定爲第一義。而老子亦謂致虛極。守靜篤。皆以靜爲應物之本。莊子闡發守靜應物之義。尤爲豐達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此可與列子此章之義。互相發明。

## 詩詞

游西湖同藹言雜詩六首

馮振

事。

正月臨晴二月寒。桃花草草便摧殘。免教冷落清明節。全仗春風在牡丹。

孤山收盡一湖奇。小有林亭隱亦宜。不向君家羨梅鶴。同游我自育妻兒。

埋安柁木雲棲竹。踏遍西湖無此幽。可惜春寒稍料峭。若當長夏似清秋。

雖懸鐘鼓莫輕敲。水樂洞中有石鼓。石髓切切丁丁韻自調。水樂洞中宜聽水。冷泉亭下太喧囂。冷泉亭下飛來翠雲巖。巖有瀾水二字。

穿高從不畏艱難。更幸山妻可共攀。南北高峯都踏過。振衣又上五雲山。

砌道新成車未安。九溪一十八重灘。杜鵑爛放山山遍。便作桃花隔水看。

正朔廿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葉長青

古之崇正朔。明統一尊也。古之易正朔。示不相襲也。陰陽曆合璧。其義胡取者。陽陽而陰陰。不夷而不夏。遠西耶教被。故其紀元一九三十四。譬如奉儒釋。誕生年各記。以耶爲國曆。奉他人父而祀。縱謂他人父。終覺我非類。誰知中華民國廿三年。尙有滿洲國康德元年。中華共和國二年。外蒙古共和國大約六七年。及疆吏陽奉正朔之怪

雨中登北固山

侯敬輿

薄晚登樓望。瓜洲隔水遙。滄桑傷往事。星火認前朝。山著英雄績。江翻日夜潮。春城三月暮。風雨黯魂銷。

題草堂錢秋園

丁卯季秋。借鄧君朝。王君立齋素風昆仲。嚴君吉安。族叔伯文。從兄病穢。暨暉華姪。同遊寶界山。訪王仲山先生湖山草堂遺址。而湖山依舊。屋宇頽圯。俯仰低徊。曷勝滄桑之感。

不盡湖光眼底收。遠山如畫白雲浮。汀蘆點雪飛孤鷺。隄柳吟風拂小舟。梵舍垣頽名士跡。慧泉徑沒野人邱。殘碑剝落空懸帛。話到滄桑萬斛愁。

題波光樹影亭攝影(四首錄三)

同人既遊寶界。移舟青祁。復同虞君循正攝影於波光樹影亭。偶有所感。爰詠四絕。以題其端。

詩人每覺詩情瘦。吟到湖山詩更狂。如此林亭如此畫。香山新句滿詩囊。爾遊共七人

水汀風物果如何。樹影波光入畫多。一繫扁舟尋澤國。草堂景色隔煙蘿。隔岸爲湖山草堂

烏倦雲還秋已闌。蘆花似雪菊花殘。錢秋盡是傷秋客。秋

爾秋風帶淚看。

雲在山房主人擬修復福慧雙修庵屬繪小圖因題

四絕

曹銓

蓮沼楊隄賚境寬。西神烟景接離闌。幾生清福能消受。靜室應教復舊觀。  
按福慧雙修庵舊址在城中前清道光間清微道人顏晉曾焚修於此後遷離山仍名雙修庵

雲衣悟道出塵埃。三絕何慚曠世才。百本梅花留後約。冰魂應伴玉京來。  
顏慶氏鴻雪因緣記云顏香玉姓名款蓮住離山雙修庵曾於下玉京慕種梅百本擬裝後附葬其旁

長齋繡佛話當年。香界重聯翰墨緣。記取空山曾聽雨。披圖想像步虛仙。  
海上徐君積餘藏顏香空山圖兩圖原本為雲巖生所繪已佚補圖凡四清乾嘉間名人題者甚多吾鄉如楊警裝乘小艇探平叔願請芬請先重亦有題註圖中顏香小像道裝執拂道出塵

玄機端合是前身。九畹幽蘭自寫真。付與藝林添韻事。名山慧業有傳人。  
顏香畫蘭書法直逼雲飛經秀縹之致又宋本魚玄讚女道士詩集顏香題有四絕句亦新句可誦

題吳了却摹古三種

王蓮常

南碑無過鶴銘書。骨重神寒寫不如。何意隔江吳處士。虛拳能探古人初。  
虛鶴銘二首

吾亦曾揮落冰前。江波無際悟忘筌。較量分寸名殊失。猶

誰撥雲封七百年。寒來筆意總翩跹。仙人上法通三世。此是書家兜率天。  
題石餘金剛經

鏡盤疏逸臘雲峯。拓大龍關法乳從。此是龍翁真秘語。方圓以外見猶龍。  
續季子白盤

為陳守玄先生題唐茹經先生試卷手卷

雜興

陳起昌

披卷能窺天地心。試題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解。嗟嘆嘆鳳兩沈吟。西溪何似西河水。茹經先生居無錫西溪洙泗風流若可尋。興起真堪百世師。試題有子路為百世之師說先生有句云子路為興起之師門趨何幸立多時。亦思籐面伽佗乞。歷歷園林繞夢絲。  
茹經先生園林楹帖皆手書作浩蕩體

西師昨報返瑤京。幾輩雲臺有姓名。百戰始聞荆楚下。十年聊見有苗平。勳銘空勒燕然石。胡馬橫飛代北城。日暮秦淮河畔過。路人誤識郢都鷹。

當年天狗犯瑤宮。椒殿蘭房血染紅。廣樂鈞天方九奏。漁洋鼙鼓正三通。牙旗雲捲金釵墮。寶鼎煙消蕙帳空。誰料月娥晚歸國。鳳樓歌舞又隨風。

幾度傳呼意轉嬌。雲鬢懶整黛慵描。鸞釵欲動時回顧。鳳盤頻推未肯朝。金屋管絃秋扇在。長門風雨晚更遙。可憐結髮陳皇后。渺渺香魂尚未招。

眼中六代帝王州。脂粉凝波膩不流。瓊樹着花開舞席。金蓮和月上歌樓。橫江鎖斷沙沈鐵。墮井人空草沒邱。自古興亡無限感。將軍且莫破深憂。

攜小姪強強出遊

戴傳安

強強牽衣鬧。登榻取我帽。喜我挈彼遊。前後亂奔驟。禁

國專月刊 第一卷 第三期 五七

發憤物華。兩眼昏未覺。甜甜猶夢中。驢子出門笑。信步  
出玄武。強強歌且蹈。見馬欲乘騎。臨流欲放櫂。給彼船  
馬危。霍然變容貌。餌之以糖果。憶哥城南隩。哥哥郎罷  
喜。讀書最敏妙。隨爺城南去。母病知憂懷。歸途呼足酸  
。索與復索糒。麟麟學車馬。及門猶叫嘯。

寄李鏡西山東

跡疎情愈親。情親入夢寐。迢迢霜雪勁。不圖相見易。溫  
溫若生平。娓娓齊魯事。冬至夜偏長。夢迴莫復記。朝旭  
照窗紙。寒寒溼涕泗。

春盡日過蘇州

東風吹冷落花天。春老愁邊又夢邊。楊柳枝頭鶯百囀。桑  
麻叢裏蝶千穿。行人自笑多閒日。逝水無情送妙年。詔取  
平生惆悵地。闔閭城外雨如煙。

寄秋岑

冷綠妖紅春日長。江南好景在他鄉。思君不見千程路。憐  
我空過九曲腸。身欲奮飛無羽翮。夢多神往共壺觴。李郎  
昨獨遊牛渚。定有新詩滿錦囊。

冬日雜興

酒後揮毫墨色新。案頭綠萼最相親。綠簾描取婆娑影。屋  
內從今總是春。

清明

眼前不假是清明。別恨如烟匝地生。一片愁心翻造化。萬  
方春色失崢嶸。思兒親自兒思母。憶弟能知弟憶兄。欲把  
歸魂收入夢。覺來又懼不勝情。

甲戌除夕

瀟瀟小笛動人愁。莫聽橫天自倚樓。縱在故園開不得。更

遙除夕客他州。

國風社詩選

郊外

姑蘇城外草如茵。似織遊人過眼頻。不羨少年揚疾蹕。却  
憐瘦馬踏飛塵。

歲暮旅懷

無情歲月如彈指。一夜愁思未是長。世事原多違我意。人  
生況復滯他鄉。青燈淡淡陪孤影。寒月娟娟上客牀。縱使  
歸期能屈數。此情此景已先嘗。

作詩

作詩如作夢。夢奇詩亦奇。尋味有甘苦。造境分險夷。時  
或令人歎。亦足令人悲。悲歎本無常。在人自爲之。癡人  
乃說夢。我且爲說詩。靈境貴自悟。咀嚼入細微。與觀與  
羣怨。豈徒崇華詞。無病呻吟輩。得未喻於斯。

拙政園

雅興何嘗減孝王。名園華貴甲吳鄉。而今剩得殘荷在。風  
送花香出院牆。

清明

又是平蕪萬縷煙。出門爲問斷魂天。年年此日春無限。不  
在花邊定淚邊。

贈雁迅二首

天外昂頭汝更狂。相期莫負此堂堂。飛揚跋扈人間世。新  
劍高歌淚萬行。目舞雄詞蓋大千。虞山門下更誰賢。嗟予  
但識粗豪境。漸派新詩待汝傳。

壽天雲影幻似家鄉爲賦詩

沈 訥

雲影無窮生滅相。幻出層樓轟天上。長風倏來吹倒之。森森銳銳交兵仗。此是瀛戰縮影圖。經營慘淡委襟襟。海濱終非安樂土。渠渠夏屋何其愚。古之遊俠今惡少。門鷄走狗盈街衢。生何不幸寄市籍。報顏我本非其徒。雲乎雲乎。何不幻爲十萬市井遊手兒。風來吹之無子遺。但令故鄉一日得如此。我當看雲日日爲作思鄉詩。

連日與雁迅論詩有作

孫易

清茶日日攪枯腸。與子聯吟勢若忘。佳句欣從閑裏得。好花渾在暗中香。黃鸝夢醒剛三月。紅豆春深盡一觴。記取胆瓶重獲置。任人呼作放翁狂。

旅懷

戴雙倩

黑塞青林路未通。萬愁都向異鄉中。夢回猶欲重相見。別後方知不易逢。入耳秋聲憐旅雁。搜腸苦語答寒蟲。虛窗已帶寒微白。懶擁羅衾待日紅。

有懷

陳光漢

料理春愁酒一杯。客懷牢落向誰開。亦知雙鬢中年近。無奈孤燈百感來。萬里相思空有夢。三生舊恨總成灰。年來短盡風雲氣。欲賦閒情只費才。

桃花

陳顯道

東風又到野人家。綠遍山涯更水涯。無限春光應記取。一溪細出碧桃花。

一夜

吳翼清

一夜迴腸似九秋。笛聲吹徹綠楊洲。夢魂併逐春雲亂。半是相思半是愁。

春眠

郭文衡

珠簾半捲任春風。白日惺忪好夢濃。何必關心到紅杏。任

他開落雨聲中。

秋柳

郭維谷

秋來無力戰西風。瘦損腰肢舞欠工。敢是舊情忘不得。幾時猶恨夕陽中。

## 校聞

### (1) 國文大會考揭曉

本校國文大會考。在四月二十日舉行。題爲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文格異同論。周秦諸子非哲學說。湘鄉曾文正公。私淑姚姬傳先生。至列之聖哲畫象記。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乃與化李詳論桐城派別。揭曾文正公以爲湘鄉派。與桐城不同。按之曾氏初衷。得無大相刺謬歟。抑果有不同於桐城者歟。試申論之。共四題。任作一藝。茲經各教授分別閱覽。並由唐校長總核後。已於廿九日發表。凡在九十分以上者。給予獎品。計得獎者。三年級有顧邁修。徐炎文。徐景賢。徐林。黃源激。二年級有沈詡。陶鍾秀。孫易。崔龍。一甲有李釗。一乙有黃光燾。王先獻。黃致。宋硯樵。徐興業。郭泰庚。高澍。補習班有蒙頤。吳方圻。共十九人。級際錦標爲三年級奪去云。

### (2) 教授顧惕生先生指導日文

教授顧惕生先生。留東有年。精研日文。鑒於本校同學畢業後。頗多繼續赴日深造者。故在課外爲諸同學指導日文。聽講者多至百人云。

### (3) 全校各項運動本屆錦標結果

學生自治會體育股主辦各項運動級際比賽。錦標結果

。籃球排球乒乓爲二年級奪得。網球爲補習班奪得云。

#### (4) 校友消息

本校校友魏守讓君自日本帝國大學來函。對於本校氣象日新。表示欣慰。徐義君自光實中學來函。報告施教狀況。並對於在校同學。頗希望涵養新知。洞明世故。能出而救國家。救民族。不負所學云。

#### (5) 旅滬校友會成立消息

本校旅滬同學會。業於上月廿一日下午八時假座八仙橋青年會召集成立。到會者凡廿三餘人。當推定執委白心齋吳德明等五人。監委楊頌華盧芷芬等三人。是晚並聚餐攝影而散。聞現已決定會址附設上海錢業中學內。並於本月十一日開第一次幹事會議云。

#### (6) 本校教授顧惕生先生爲穆傳致大公

##### 報記者函

天津大公日報記者。大主筆先生史席。敬啓者下走久處南中。罕閱平津書報。頃有友人持 貴報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圖書副刊內登出張公量君所評拙著穆天子西征講疏一段文字。張君更有文字。見於他種雜誌。下走著書以奮言之。則篤守考證家法。以新言之。則謹循學術自由。其是非然否。國內不乏有學識之明眼人。自能見之。固不欲與流氓拆梢式之新學者。爭一日之短長也。惟據張公量君文字自述。似在北平大學。尙未畢業。故學識道德俱不免尙甚幼稚。如張君詆拙著穆天子傳講疏。爲發表個性之作。殊不知歐西無論學者非學者最重個性。不必遠徵第檢嚴譯羣己權界論可知矣。豈若我國人狃於道一風同之惡習。一倡新文化則如草從風而靡。白茅黃華。彌望皆是哉。

。是張君之醜詆下走。而適爲下走造榮譽也。下走豈敢當哉。又下走係佛教信徒。自先祖祖母逝世。卽繼承茹素奉佛。生平不知詆語爲何物。乃張公量君醜詆下走爲圓詆大家。張君自失人格。殊深惋惜。東方人不知抽說。爲罪大惡極。因自好抽說。而轉罵人爲抽說。若西方人遇之。則當拔刀相見矣。又張君指西人研究穆傳西王母爲戲頑之事。此亦失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吾信西人決不爲若吾國人好做無誠意事也。又張君意指周官禹貢出於戰國學者。而詆下走誤信爲真。此更似張君拾日本學者之牙慧。大類昔人詩云「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平津實逼強鄰。天奪其魄。故疑古派之疑心生暗鬼。自毀其文明。亟欲爲強鄰效先驅也。豈不悲哉。夫周官禹貢。是否真古書。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自遜清餘孽。作爲僞經攷。論者謂出於常九今文學派。下走常州人所不能承也。僞經舊說。張於蜀人廖季平先輩。然廖氏經學五變記。已全改。而反詆下走信口開河。喪心病狂。是以不狂爲狂。而信口開河也。張君春秋鼎盛。前途無量。倘假以時日而深思之。則所深願矣。下走老矣。南中固甚似明季。保持固有之精神甚強。故敢布其區區。敬希 貴大主筆登錄來函欄內。以爲學術界張目。曷勝幸甚。敬頌撰祺。顧惕生頓首。

#### 勸 誤

上期韓史考略末行「傳廿九世并於日本」下脫注詳見外交考軍事考」數語

無錫唯一皮鞋商店

# 源 泰

城內中市橋上塘街

## 開幕！

驚人大廉價

五月十五日起三星期

黃白

男 應有

黃

女 有

黑

皮 鞋 盡有

黑白

式樣新穎

價格低廉

開幕期內另備

犧牲品自壹元起

必不使諸君失望！

蘇州唯一高尚大旅社

## 新蘇台旅社

房間清潔 空氣充足

侍候週到 交通便利

價目克己

諺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如此山明水秀禮儀文物之區，那個不想去流連遊玩一趨？但是客地生疏的女士先生們最要關心的是安身處所，那末請到

**(新蘇台旅社)**便可高枕無慮了。

地址 閶門外大馬路鴨蛋橋西首

電話 八 一

三四三 號





#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 價 目 表

特大號	期學一		每册
	册	五	
另	運	自	一
	郵	取	
定	五	四	角
	角	角	

廣 告 價 目 表			
之四分	頁半	頁全	尺
			寸位
		元十二	前內
		元十二	後封
	元十	元六十	後內
	元十	元六十	別特
元四	元六	元二十	通普

## 國 專 月 刊 廣 告 簡 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刊登另訂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登於本刊出版樣本送到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書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
- (7) 不得批評非議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 國 專 月 刊 第一卷第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

編 輯 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委員會

發 行 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 刷 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本校叢書價目

通鑑紀事本末書後陳衍著	一元四角
孟子概要陳鼎忠著	五角
史漢文學研究法陳衍著	五角
禮記大義唐文治著	一元
十三經提綱唐文治著	一元
周易消息大義唐文治著	一元
莊子新義朱文熊著	一元二角
老子通證馮振著	四角
名家四種校讀記錢基博著	(印刷中)
文史通義注葉長青著	(印刷中)
以上皆實價	

本校寄售書價目

陸桴亭先生遺書唐若欽先生校刊家刻本	
毛邊紙實價八元 重太紙實價五元 郵費六角	
性理學大義唐蔚芝先生著	定價二元七角
石遺室詩文集陳石遺先生家刻本	實價二元
石遺先生自訂年譜同上	實價一元二角
攷工記采證補疏同上	實價五角
說文舉例說文采證說文重文管見同上	
	實價一元五角
尚有多種	目錄備索